**【双璧】3055**

**Preface**

Per ardua ad astra

Through struggle to the stars

“在逆境中飞向群星。”

01. “Safe and Sound”

 1930年

Nethravon Royal Air Force No.6 Flying Training School

Suggested BGM: Regimental Brothers by Hans Zimmer & Lorne Balfe (Dunkirk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午安。*”*

*“Good Afternoon."*

他朝一直紧咬着他不放的敌机发射出舱内仅存的最后一次进攻，见对方终于耗尽了最后的燃料，螺旋桨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冒着黑烟的残骸坠入一望无际的深海，从后视镜反复确认四周敌情后，他拉下操纵杆，准备进入常规飞行，与此同时，他所驾驶的这架最新改装的单翼飞机突然激烈抖动起来。

Damn it.

他看了一眼油箱表盘，摘下厚重的放厚手套，用粉笔在主操控台上写下一排排数字，对着手表计算剩余时间，一边反思自己对单翼战斗机在实战领域的使用果然还是不够熟练。

“还剩多少燃料？”

耳机内突然接入了来自地面的指令，听到那声音之时，攥着粉笔的手指突然微微抖了一下，飞行员在高空作战下精神一向高度紧张，很少有人在听到指令时还能放松下来，但他是个例外，或许说，只有那个人发出的指令才能让他在无论多糟糕的境遇中都能冷静下来，化险为夷。

他清了清喉咙，沉着道，“85加仑。”

“看向你的九点钟方向，测试降落可行性。”

“是。”

他拉动操纵杆，一记漂亮的翻转躲闪过一组残余敌机的进攻，耳机里立刻传来了关切的声音，“他还咬着你？”

“是的。我的弹药刚刚耗尽了，无法进攻，只能防御。不过刚刚也是他最后的挣扎了，他似乎准备撤离了。”

“好的，现在朝12点钟方向倾斜，继续降落，燃料还有多少？”

“75加仑。”

“嗯，足够了。不要紧张，放轻松，就像平时演习一样。”

“我明白。”

“好，早点回来的话，你兴许还能赶上下午茶。今天难得桑德斯太太掌勺，回来晚了甜品可就被那帮刚下训练场的饿死鬼新兵抢光了。” 耳机里的声音声线清亮，似是语气里都带着笑意，令他自然得想起这说话的人，一直被他放在心间最柔软的地方，小心翼翼得仰望着，珍惜着。

“嗯，我尽快。任务虽然已完成，但我驾驶单翼机的实战经验还是不行，现在不得不迫降，让您担心了，我回去一定会认真总结。”

耳机那头的人轻轻笑了笑，语气依旧轻快而温柔，“年轻人，现在可不是你自我反思的时间，赶紧给我回来，我要你安全着陆，听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他在驾驶舱写下最后一排预估的燃料数字，摘下了耳机，微微闭上双眼，默默重复了一遍最后的指令。

“安全着陆。”

单翼战斗机缓缓降落至宽阔的海岸线，他翻身跳下机舱，摘下厚重的防护面具，潮湿的海风舒缓了紧张的情绪，他从夹克衫的内衬里掏出一个发旧的牛皮本，一手举着指南针校对着方向，随后在本子上记录下了此次降落的位置，随后快步地走向附近的村落。

紧赶慢赶，抵达训练基地时已然是黄昏，作战服内衬已被汗水湿透，他顾不上这些，将迫降地点亲自送到战斗机管理小组办公室，气喘吁吁地赶到指挥中心的时候，才发觉他这次又是第一个回来的。

“詹姆斯，我之前同你说过几次，这批引进的作为练习使用的单翼战斗机虽然更加轻便，但就这次任务执行情况来看，现役空军的实战经验严重跟不上设备更新, 你需要调整训练计划，让这些年轻人尽快打起精神来。” 说话的人一袭深蓝色的军装，虽并未戴军帽，但丝毫不影响他强大的气场。

他在门口稍顿了几秒，将脏兮兮地头盔戴好，敲了敲门，道 “报告，皇家空军第六训练基地喷火战斗机中队现役少尉，晴明。”

“进。”

那个耳机里的指令者，他的上级，也是他的直属教官正背对着他在一面作战地图上写写画画，笔挺的军服下勾勒出流畅的肩线与腰线，虽没有回头，左手朝身后的某个方向指了指，“给你留了茶，先歇一歇吧。”

青年将脏兮兮的头盔加到腋下，朝那背影端正的敬了个礼，“安全着陆，任务完成。”

他的教官回过身来，走上前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欣慰地一笑，“年轻人，午安。”

青年的瞳孔急剧收缩，仿佛在教官眼底看到了某些珍藏在心底的过往，微微张了张唇，回道，“午安。”

1920年 Glasgow, Scotland

Suggested BGM: This place is a shelter by Ólafur Arnalds

*“*在逆境中飞向群星，我是一名飞行员。*”*

*“Through struggle to stars. I am a pilot."*

又是一次不得已的迫降。

叙一盯着操作盘上直线下降的油表数字，颇为烦躁地摘下了耳机。

计算失误，路线也不是最优，此次任务估计很难突破上次的瓶颈了。

降落地点离他预估的地方不远，他走出机舱，从夹克衫内衬里摸出一个笔记本，一个指南针，一枚单孔望远镜。他只知这里是苏格兰高地的某处荒郊野岭，距离最近的空军训练基地都要差不多一日左右的脚程。

叙一四处查看了一番，天色渐晚，高空作业消耗了他多数体力，机舱内的余粮所剩不多，他决定节省体力，先休息一番，明日天亮了再赶路。

野外生存是新人飞行员的第一堂实践课。叙一基本一宿未合眼，苏格兰高地昼夜温差极大，他担心自己因为低温着凉，便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身来走动走动，总算熬到了天亮，他按照出发之前做的撤离路线，一路摸索到了一条河流，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顺着这条河流走到下游，便可以找到最近的一处村落。

上游的河水看起来十分清澈，叙一给随身的水罐续了水，顺便洗了把脸，转头便瞧见离自己不远的一处礁石上站着一个约莫十岁的男孩，从叙一这边看过去，他站的角度十分危险，似乎随时都会掉到水中。

叙一有些着急，便朝那边喊道，“喂，小家伙，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男孩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脚底一滑，转而跌入了湍急的河水中。

叙一见状把手里的头盔面罩一丢就下了水，这水对于成年人而言并不算深，但对这个目测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却也足够危险，叙一游了许久，才算是找到了这孩子，上岸时觉得左腹一阵抽痛，他以为自己肯能是岔了气，并未在意太多，连拖带拽地把男孩带上了岸，又探了探男孩的鼻息，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万幸有救。

男孩很快醒了过来，接连咳吐出了不少冰冷的河水，看向叙一的眼神却充满了警觉。

“小家伙，你没事吧？” 叙一看出了男孩眼底的防备，却又实在放心不下，从自己湿漉漉的作战服防水夹层里摸出了一块方巾递过去，见男孩不接，便自作主张地帮他擦了擦额角的水，“到底怎么了？你是迷路了吗？”

男孩不回答，踉跄着站起身，又朝河边走去，叙一完全摸不着头脑，跟着站起身来时就牵扯到了从上岸起就发疼的左腹，他下意识地弓下了身体，向里衣摸了摸，竟是一手鲜红的血迹，估计是被水下的什么东西划伤了吧。

现下他顾不上什么，生怕这孩子又想不开，便追了过去，“喂，好歹我刚刚把你救了上来，你又要去寻死吗？”

男孩走到河边，这次没有走近，在一个算是相对安全的位置坐了下来，徒留一个背影，一言不发。

叙一跟在后面，半蹲着身子，伤口的情况不容乐观，更何况他现在浑身湿透，无疑会增加发炎的风险，他咬了咬牙，挺起腰走过去，拍了拍孩子的肩，“你要在这里等人吗？”

男孩依旧沉默，表情凝重而忧郁。叙一看了看手表，又大体确定了一下方位，穿过这片树林，就能到一处村落，可不知为何，他实在放心不下留这孩子一人在这里，于是便索性坐到孩子身边，主动搭讪道，“小朋友，别的不说，我刚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说谢谢呢。”

男孩似是没有听到一样，依旧坐在原地，双臂环抱着膝盖，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

也罢。叙一一向不是爱强迫别人的性格，按理说刚刚下水把这孩子捞上来已经算是把一个过路人的善心发挥到了极致，男孩既然一直不说话，估计也是有什么苦衷，兴许他家就在附近也说不定。而自己要是再不赶路，估计又要在这片荒郊野岭困一天。

叙一站起身，不料这次起的太急牵扯到了伤口，他痛得发出一声闷哼，这才引得男孩回过头来，视线落到叙一满掌的鲜血时瞬间变了脸色，这次主动站起身走上前来，不由分说地拽着叙一的衣袖就往一个方向走。

一个孩子的力气自然不算大，叙一只要稍稍用些力道就能挣脱，可不知为何，从侧面看着男孩长长的睫毛与精致的鼻梁，心底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样，便由着他拉着自己，一边问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穿过一条狭窄地小道，入眼便是叙一之前在地图上标注过的一座村落，只是他不知还有这样一条近道，按照原计划他或许还要绕上小半天圈子。男孩带他来的地方是一处古老的教堂，开门的是一位修女，看到男孩带了个人来表情有些惊异，但看到两人浑身都湿漉漉

的，瞧见叙一肩上的军衔，便连忙恭敬地将人带到教堂后院。

“您的伤口看起来像是被石头划伤的，虽然不算多深，但最好还是休息几日，您很赶时间吗？“ 修女问道。

”我的确很赶时间，不过您知道这村子哪里有电报机吗，我需要发一封电报给我的上级。“

”村子里有家杂货铺，那里有电话也有电报机，往东走大概1英里的距离。“

”谢谢您，我去去就回。“ 叙一站起身，四下却瞧不见那男孩的身影，似乎他把自己带到这里来后就不见了，便问道，”带我来的那个孩子去哪里了？“

”您是说那个孩子吗？他应该去阅读室了。教堂每年都会收到一些慈善家的捐赠，所以会无偿收养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帮他们寻找领养家庭。而……这个孩子刚来不久，其实不是苏格兰人，据亲戚说来自曼彻斯特，几个月前双亲死于事故，原本家境很不错，亲戚又抢着分遗产，没人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其中一个算是有点良心的亲戚捐助了一部分钱给我们，就把这孩子送到了这里。其实…… 我们也不太愿意收这么大的孩子，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记忆，很难找到领养家庭。”

“这样啊。“ 叙一四下打量了一下这处教堂，继续道，”那他经常跑出去吗？“

”嗯，每天都会出去一段时间，然后自己回来，其实他很听话，不会惹是生非，只是一直沉默寡言，不怎么同人说话。对一个十岁的孩子而言，估计很难接受双亲都不在了这个事实吧。“

”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叙一轻轻叹了一口气，想起男孩眼底明显不同于同龄人的凝重与忧郁，他想起自己十岁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无忧无虑，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世上最残酷的其实并不是从未拥有，而是曾经拥有，如今失去。

想到这儿，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齐刷刷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一个家中的联系方式递给修女，”家父是个伦敦的生意人，热心慈善，若是你们遇上什么困难，尽管打过去报我的名字，也算是谢谢您今日的相救之恩。“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感谢您，愿上帝保佑您。“

叙一并未在教堂停留太久，他谢绝了修女的留宿，毕竟轻伤不下火线，一刻耽误不得，还是需要尽快赶回训练基地。

他最终在院落里遇到了依旧独自坐在角落的男孩，便走上前去主动道，“我得走啦，向你道个别，也谢谢你带我走出那片树林。所以，作为回报，送你个礼物。” 他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三下两下折了一个纸飞机，比划道，“瞧，这是飓风号，它有两架翅膀，飞得很

稳，不过它块头大，驾驶起来很费劲，所以现在我们很快就要改用单翼机啦，飞得很快，想象一下，你坐着飞机，动一动这个控制杆，就能翻个跟头，是不是很棒？”

男孩盯着飞机，眼神依旧沉重，手却不受控制得朝纸飞机伸去。叙一见状便把纸飞机递给他。

“人，真的可以飞吗？” 男孩第一次张口说了话，却不像是对叙一说的，更像是问自己。

“当然可以啦，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架飞机，自由地翱翔于天空之上。不过真是遗憾呢，我这次是迫降，虽然电报已经发了出去，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的飞机从那深山老林里接走。”

“你有飞机？” 男孩缓缓抬起头，表情明显缓和不少，似乎对飞机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叙一笑了笑，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有的，它大概有四五个你这么高吧，虽然它的引擎最近总是出问题，设计有些笨重，但是它是我的好伙伴，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两年多了。”

叙一缓缓站起身，仰头看了看天空，“有机会的话，兴许哪天能带你见见它，我想它会很高兴的，还愿意带着你到天上飞一圈呢。”

“我可以飞吗？” 男孩仰着头看着他，清澈的眼神里满是期许与真挚。

叙一微微弯下腰，一手搭在孩子肩头，“只要你想，就一定可以的。逆境中飞向群星，是皇家空军的宣言，也是每一个飞行员的座右铭。”

“逆境中……飞向…… 群星……” 男孩重复着这句目前对他而言有些难度的话，抬眼看向说这句话的人。看微风将他的发丝吹得有些凌乱，目睹他眼角似乎总是含着的几分若有若无的笑意，听他格外清亮而温柔的声音，

又转而盯向他仰头看向天空时从下颚到脖颈的优美线条，眼底有了明显的动容。

“对，在逆境中飞向群星，我就是一个名行员。” 叙一把纸飞机拿在手里，又放回男孩的手心，柔声道，“你也可以成为一名飞行员，前提是你要健康长大，长到我这么高，才能够得到机舱啊。”

在逆境中飞向群星。

男孩看了看手中的纸飞机，转而看向那个离去的高挑的背影，抬头仰望着天空，轻声说了一句。

“谢谢。”

1927年

Nethravon Royal Air Force No.4 Flying Training School

Suggested BGM: Supermarine by Hans Zimme

“愿有朝一日，并肩作战，风雨征程。”

“One day we shall fight back to back, through winds and waves.”

这是他加入皇家空军两年来第一次参与模拟演习任务。

初次改良投入使用的单翼机同双翼机相比着实轻便了不少，但实际操作起来似乎极为挑战。比起进攻的难度，更难掌握的是如何避免翻转时不会波及自己的搭档。

“该死的，杰森这小子为什么紧咬着我不放，喂，新来的小子，你不要靠我这么近，你再近一点就碰到我的机翼了！“

他并未把临时搭档的抱怨放在心上，转而操作控制杆，几乎将机体翻转到了一个不可能的倾斜角，险些擦到同伴的螺旋桨，与此同时，一发炮火利索地从进攻舱发射而出，模拟目标顺利击落。

“B17机组的那架飓风号是哪个作战队的士官？“ 新任教官站在指挥台，放下手中的望远镜，唇角扬起一丝柔和的弧度。

“报告，是……是一名临时顶替的喷火战斗机特训班学员，目前还……并未结业取得军衔。”

“哦？为什么是他临时顶替？” 新任教官的手指在瞭望台的铁栏杆上点了点，示意下士将指挥台的耳机取过来。

“是……“ 下属欲言又止。

B17机组的那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一向沉默寡言，却偏偏每一门训练成绩都出色地令人咋舌。原本作为见习学员，且并未通过最终考核，是没有资格参与上机演习的，但不知下面那群看少年不顺眼的老兵怎么一番折腾运作，把少年送上了战机，原本是想看他出丑，但偏没想到少年不仅没有出丑，反而将老学员都难以驯服的单翼机驾驶地轻车熟路。

最不巧的是，原本预计明天到任的总指挥官竟然来了个突击检查，才有了现下这般尴尬的情景。

新任教官见下属半天没给出一个完整的理由，简单梳理一番便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一边戴上耳机，举起望远镜，对下属道，“管理失职，自己去领罚。”

“是……”

“给我接上B17机组的那个学员的信号。“

还剩30加仑。

他的手心满是汗，刚刚那发进攻几乎是他拼尽天赋与技能的孤注一掷，并没有多大把握取胜，可拼尽那一击后，机体似乎就有些脱离他的控制，机身剧烈抖动着，初次参与高空演习实战，耳压与视线都已经到了极限，理智与求生的本能在激烈的碰撞，他几乎是颤抖着手拿起粉笔在操控台上写下一组组理论数字，眼瞧着油箱数字极具下降，只得心一横，一手几乎快要按下了腰腹间降落伞的装置，准备跳伞。

“B17飓风号，听得到吗？“

他被耳机里突然被切入的信号吓了一跳，却又觉得耳机里的声音似曾相识，心跳急剧加速。

”听得到。“

”还剩多少燃料？“

”15……13加仑。“

”你准备跳伞吗？“

”是的，刚刚正准备跳伞。“

”好，现在听我的指令，我要你安全着陆。“

“是。”

“害怕吗？”

“不害怕。“

”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您刚刚说了，要我安全着陆，所以不害怕。“

”好，我说的，要你安全着陆，所以不要害怕，放轻松，现在按下主控台左边的那个绿色按钮，然后将操作杆拉到最底。“

他照做了，觉得机体似乎比刚刚要稳定了一些，或许是燃料即将耗尽，螺旋桨转速骤然渐弱。

”看向你的8点钟方向，可以看到地勤标志吗？“

”可以。“

”好的，拉回操作杆，保持机体倾斜角度。还有多少燃料？”

“6加仑。”

“嗯，虽然有点危险，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到，就像刚刚那记漂亮的进攻一样，做得很好。”

”其实那个进攻是孤注一掷，我并没有把握。“

“看来你心情不错，还能跟我聊天。虽然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但是，这位年轻人，现在请把注意力集中在操作杆上。你这架单翼机大小姐脾气不太好，若是分心的话，她可是会把你抖下去的。”

“是……我知道了。”

着陆的感觉很奇妙。

他的实际上机次数大概一个月只有几次，降落也是上个学期才考核过的，他在机身彻底停在基地上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这次意气用事直接上机是多么严重的错误。

就算别人有意要他出丑，他也不该在关键时候忘记学员管理条例中最重要的一条，未通过考核参与上机，无异于一只脚已经踏出了训练基地的大门，处分严重到可以让他打包走人。

他忐忑地打开机舱舷窗，摘下头盔和面罩，调下舷梯时，他的新任教官正站在他面前不远的地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责备与警告，反而脱下军帽，朝他伸出了右手，笑容极为温柔，“年轻人，午安。”

他看着教官那天生带几分笑意的眼尾，觉得呼吸一滞，心跳骤然加速，记忆回到了几年前，又迅速切换到此情此景。

这个人曾经也是这样笑着，给予了茫然困顿的自己生还的希望。他曾经拍了拍自己的肩，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告诉自己皇家空军的宣言，鼓励他只要健康长大，有朝一日，他也可以翱翔于天空。

他同新任教官握了手，只是短暂而礼貌性的肢体接触，却像是触电一般地心动，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反复提醒自己，终于找到他了，属于他的那颗星。虽然近在咫尺，却又不可触碰，可这也足够了。

“对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到你的名字，年轻人，怎么称呼？”

“25届喷火战斗机特训班学员，晴明。”

“我同你们的飞行教官克劳德很熟，正巧我在编排一个演习任务，你虽然年纪小，但刚刚表现几乎跟我现在带的兵不相上下，有兴趣来我这边吗？我尊重你的选择，克劳德是个很好的老师……“

”我愿意。“ 不等教官说完，他就几乎是脱口而出，全然不顾什么礼数，话一出口才觉得自己有些失礼，便微微低下头，“长官，抱歉，我想我的确需要同克劳德中校请示一下……”

“你这孩子真有意思。” 叙一笑了笑，继续道，“这么爽快地就答应了？或许我们之前见过吗？我怎么还觉得你挺眼熟的，之前我确实来这边的训练基地做过几次指导，不过这次是被派到这边来常驻了，说来也是缘分，我当年也是喷火战斗机特训班毕业的，不过差不多

十年了，都记不清细节了，说起来我还算是你的前辈呢。“

他站在原地，像是透过此情此景，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

那时大概他刚到教官腰部的高度，所以需要仰着头才能看清他。

现在他大概和教官差不多高，只是尚处于发育期的身体骨架单薄了些，却也足以能和他平视交流了。

或许，还能再长高一些吗？再长高一些的话，会不会更好？

“晴明？”

“啊？”

教官叫了自己的名字，两个再简单不过的字，再熟悉不过的发音，由这个人叫出来，竟然是这样的好听。

“长官……对不起，我……我好像刚刚有点走神，非常抱歉……”

“没关系，第一次高空作战身体适应不了很正常，若是不舒服的话记得去医疗室做一下常规检查。“

”是…… 我听您的……“

他的教官轻笑，四下打量了一下这个据说很不合群又沉默寡言的怪物新人，摸着下巴道，“他们说你不爱说话又不合群，仗着自己考核成绩优异目中无人。我瞧你这不挺健谈的，以后该说的话要说出来，知不知道？“

”好，我知道……可是这次……确实是我违反了学员管理条例，还请……请您，按条例处理，不然有失公允。“

”还好你提醒我，不然我都要忘记这回事了。“ 他的教官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安慰道，”我不会处罚你，因为你没有错。“

他的身体下意识的紧绷了一下，却听到教官话锋一转，语气里透出一股狡黠，“不过这不罚的前提是将功补过。”

“怎么……将功补过？”

教官从他手里拿起头盔和夹克衫，“一个月的时间，尽快拿到考核证，到指挥中心来找我。”

“您…… 那时就可以成为我的直属教官吗？” 他试探性地问道。

“年轻人，做我的飞行员要求可是很高的。” 他的教官将军服外套丢给他，利索地穿好装备，走向另一架战斗机。

战斗机轰鸣，他仰起头，看着那架单翼机似乎被赋予了生命一般，在空中像鸟儿一样灵敏地腾空翻转，干净利索地击落了此次演习地最后一个模拟目标。

瞭望台掌声呼啸一片，他却只定定地站在原地，不敢走近，瞧着教官从舷梯上利索地跳下来，摘下头盔时微乱的发丝在风中微微飘扬着，他的手指在那件浅蓝色的军服徽章上轻轻摸了摸，在心中郑重地许下了承诺。

愿有朝一日，并肩作战，风雨征程。

1930年

Nethravon Royal Air Force No.6 Flying Training School

**“安全着陆，这很好。“**

**”Safe and Sound.”**

“这次晴明虽然是第一个回来的，同时保留了战斗机，但他并未击落全部敌机，所以我认为最优应该评给杰西，他虽然丢机跳伞，但是击落的敌机数量最多。“

”晴明，你自己怎么看？“

他的教官突然发问，他立刻坐直了身子，认真道，“我认为詹姆斯教官说的不错，这次我计算出了偏差，单翼机实战驾驶经验不足，所以并未成功击落所有目标，我也认为这次的最优应该给杰西。”

“可这并不是计算偏差。” 叙一修长的指节在面前一排刚刚上交的记录本上点了点，“基地新进的这批飓风号战斗机是我参与设计修改的，生厂商为了减轻机身自重把油箱的规格和材质改了，至于对实际作战影响有多大，试验阶段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我很早就提醒过你们这一点，要求在做备战计划时要把底线再放低一点，但是从你们刚刚交上来的数据来看，似乎只有晴明重新做了计算，在飞行路线上也有了较大的改动。“

指挥室内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异常。同僚们自是知道青年是总指挥官当年从特训班里破格提拔一路提携上来的，可羡慕也好，嫉妒也罢，青年的实力不容置喙，偏又是个不爱说话的闷葫芦，从不邀功请赏，横竖挑不出毛病却也能成为被针对的对象，在场的下属们多是能看出来詹姆斯意属提携自己的手下，却又碍于叙一的面子不好直接提，好不容易这次青年算是有了明显的失误，偏又靠叙一几句话把整个话语导向转了过去，连势在必得的杰西本人这会儿都有点挂不住面子了。

叙一并未把这些纷争太放在心上，作为指挥官，整个训练基地的最高决策者，他自然是了解下属的小心思和同级之间的勾心斗角，人事纷争不讲道理，但他需要把这次的重点拉回到实战训练上来，便继续道，“我相信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选择一味进攻，最后弃机跳伞。但是我更想提醒各位，造一架战机着实不易，对于飞行员而言，除了并肩作战的战友，战机就是你唯一可以信任的伙伴，你要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战机。对于此次任务的评优鉴定，我只保留建议权，毕竟考核官还是詹姆斯，我不会让他为难的。各位都做得很棒，不过确实还有很多值得反思总结的地方，尤其是各位的单翼机实战技能实在是令我有些担忧，晴明与杰西虽然表现出众，但是你们回去看看自己的实际飞行路线，我不多置评，毕竟你们的飞行教官有的是时间骂你们……”

詹姆斯与杰西得偿所愿，总算从青年这里挤出了一块勋章，自然不会多言。

青年本就是不会将真实情绪暴露出来的性格，似乎在外人看来他真的只有两种情绪状态，飞行时的状态，落地时的状态，至于他最真实的情绪状态，只有他的教官知道。

青年端起那杯快要凉透的红茶，无意间瞥到自己笔记本上的一排排数据，眼神却突然黯淡了下去。

与此同时，指挥室内的人走的差不多，只剩下青年与叙一。

“怎么，没给你优等，觉得委屈了？” 叙一走到茶几前，微微弓腰揉了揉青年依旧有些凌乱的头发，丝毫没有在乎自己动作中有些越界的亲昵。

“没有……” 青年看了看盘子里的手指三明治，却全无胃口，“我并不是因为没有评为优等觉得有些低落。”

“哦？那说说看，为什么觉得低落？”

“其实我当时准备了两套作战方案，一套风险高一些，一套稳妥一些，排除外在误差，两套方案其实在路线和耗油量上几乎没有太大差异，只是，我在紧要关头选择了稳妥的那个路线。所以……”

“所以你在后悔，没有在那一瞬间使用另一套方案？”

“没有后悔。” 青年微微仰起头，直直盯着教官的脸，“因为您说了，要我安全着陆。”

他的教官难得怔了怔，手指在军服边缘的布料上摩挲了一阵，随后清了清喉咙，背过身去将目光投向瞭望台的远方，看着基地接连下降起飞的战斗机，轻声道，“是啊，我要你安全着陆，你做到了，这很好。”

“嗯，所以我不后悔，也不会低落，因为我还有机会证明自己，就……就……请您不要对我失望。” 青年试探性地在教官身后道。

“年轻人，这么妄自菲薄可不好啊。” 他的教官转过身来，左手手握拳熟稔地敲了敲他的肩，“你可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除了我谁也没有资格评判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手给我。“

青年犹豫了一下，摘下手套，将左手伸了出去，教官在他的手心里放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像是金属质地的东西，他把东西拿到眼前一看，呼吸瞬间一滞，”这……是您的勋章？“

”嗯，是我现役第三年去北非执行一场任务时得到的，设计自然比不上现在的，不过我已经很用心的在打理了，你若是不小心保管，哪天上面的字氧化了可就没救了。“

”这……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我其实不……“

”给你你就收着，磨磨唧唧地做什么。” 他的教官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视线四处乱飘，一边随手从桌上顺了一摞文件，一边道，“你的战机接回来后告诉我一声，我要看看油箱的情况。”

“好……您没别的指令，那我就先回去了？”

“去吧去吧，睡个好觉，明天见。”

“明天见。”

他走出指挥室的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室内，却又不敢再多看一眼，便用随身携带的方巾把那枚徽章小心地收进口袋里。

教官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文件推到一边，不顾形象地盘坐在办公桌上，摸了摸自己微烫的耳廓，自言自语道，“安全着陆，这很好。”

***02. My Lover***

1933年

Lincolnshire, England, Royal Air Force Waddington

Suggested BGM: Lag Fyrir Ömmu by Ólafur Arnalds

***“*我爱慕您许久，所以不希望您会爱上别人，愿一生追随您的脚步，誓死相随。**

***“I cannot say how much I love you, and I am afraid that you might be into others. I want take you to be my forever lover,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to love and to cherish, until death do us part."***

午后的食堂人一向不算多。

两名医务女兵各自端了一杯红茶，站在自助餐餐盘区闲聊。

“你们听说了吗，叙一指挥官今天被家人抓去相亲了。”

“什么什么！你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的，今天叙一指挥官来得有些晚，却没有穿军装来，倒是穿了一身正装！老天，平时见他穿军装就够精神了，没想到正装比军装更好看！他还有些不太好意思地问我，说女士们会不会觉得他领结的颜色有点老气……“

”所以你就推测指挥官要去相亲？“

”当然不是我猜的，我就顺口问了一句，您这是要去参加社交晚会吗？结果你猜他怎么说……“

”说什么说什么？“

”他说，家母今日给他安排了相亲，他实在推脱不了，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士聊天，现在很焦虑。“

”天呐，你不说我都没注意了，叙一指挥官的感情状态这些年真是迷幻，说起来他长得这么好看，飞行技术基本上无人能及，为人又风趣幽默，怎么就一直是单身呢。“

”哎呀，人家不说，难道私底下不会约会的？男人嘛，有几个能清心寡欲一辈子的……不过他若是相亲成功准备结婚了，那咱们以后可就真的只能远远看着了……”

“不好意思，女士，能稍微让一下吗。“

女士们被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的青年吓了一跳，“哦，老天，你走路都没声音的吗？”

“对不起，打扰了，我只是想取一杯咖啡。”

两名女士向一边站了站，上下打量着青年，其中一个性格开朗地便主动搭讪道，“诶，这位小兄弟，我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生，是新来的吗？哪个队的啊？”

“战斗机六队，刚来一个月。”

“奥，我知道我知道，是叙一指挥官从第六训练基地带回来的一支特勤部队，不过那天欢迎会你是不是没来？我说怎么瞧你眼生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乔恩，是医疗队的，你可以来找我玩，沃尔顿可比那些训练基地好玩多了，没有训练的话要不要一起去看个电影？”

“谢谢邀请，不过还是不必了。”

“别一下拒绝嘛，总会有时间的。”

“那，我能问一下，你们刚刚聊到的，指挥官今天去相亲的事，是真的吗？”

“哦？我以为你们会知道呢，难道叙一指挥官没有跟你们说吗？不过也对，这种事怎么好往外说嘛，不过我劝你若是有什么事找他的话最好明天再去，至于这原因嘛……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的……诶，小兄弟，别走啊……”

“你说……晴明今天是怎么回事？” 杰森站在瞭望台，看着那架由叙一亲自上手改装过的Hawker Hurricane以各种令人匪夷所思地角度在空中横冲直撞，丝毫不像青年平日的驾驶风格，搞得几架由新人驾驶的作战机纷纷躲到一边，甚至提前降落。

“他有点怪。不，很奇怪。” 乔伊摸着下巴若有所思，“我一直以为像晴明这样的人，真生气了也跟没生气一样，你瞧我们新兵时期没少拿他开玩笑，可他顶多就是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就不了了之了，可你瞧他现在，这架势恨不得要把整个基地夷平了……不会是…… 你又把你训练后的作战服丢到他的桶里要他洗了？“

”我也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干过这种事好吗！现在谁敢惹他？“

”反正不是我……“

”反正也不是我…… “

Hawker Hurricane的轰鸣声迫近，他们不约而同地捂住了耳朵，见青年只单手便从舷梯上跳了下来，将耳机和通讯设备丢了过去，“帮忙交到指挥中心，我有事出去一趟。”

杰森瞧着手里的耳机，尚未反应过来现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回过神来青年的身影已经越走越远，他远远地喊了一句，“喂，晴明，你跟后勤部打过外出申请了吗?”

沃尔顿中心唯一一家高档西餐馆里，身着粉色礼服的一位年轻女士面带羞赧之意，一边自始至终始终端正地坐在她对面的优雅绅士轻声道，“梅根阿姨总是跟我提起您，说您16岁就加入了皇家空军，现在已经是沃尔顿军事基地的总指挥官了，我真是很难表达对您的敬佩之意……“

”是吗，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的……“ 叙一下意识地伸手松了松领结，心想这玩意虽然比军装的质地精致了不知多少，却也不知为何就是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觉得这位女士无疑是个很好相亲对象，按照母亲说的，剑桥文学系毕业，除了英语，精通法语德语，弹得一手好钢琴，为人大方得体，全程倒像是她在引导对话，他要么回应对方的赞美，要么回答对方的问题。

可是一切看似完美，他却又无比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习惯了机舱里的汽油味，倒是适应不了女士香水的香甜与芬芳。

说起机舱，他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申请把自己现役时期的那架Hawker Hurricane调了出来，同设计师熬了好几个通宵，打算把他关于单翼机的大胆设想全部转换为现实，当他把青年带到这架曾经属于自己的战机之前时，内心一直期待的某个地方似乎就被填满了。

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呢，今天早上出来的急，虽然早就跟训练队教官打了招呼，但是今天他没出现在指挥台，青年会不会不知道自己出来的原因呢……可是，就算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呢。

“不如，我们聊聊飞机如何？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愿意为了您学一学。”

聊飞机吗？

真要聊飞机的话，除却青年，他再找不到第二个人，愿意听他讲一些不同于主流的一些想法，甚至甘愿以身相试。

他顿了顿，朝对面的女士轻道，”吉赛尔小姐，我想……您是位优秀且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士，大抵应该知道这世上知音何其难遇，同理也适用于终身伴侣。我并无任何冒犯您的意思，只是我想我们的对话如果不以建立某种关系为前提的话，兴许会更有趣一些。“

”还有，如您所见，我现在很紧张，也很焦虑，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我并不是我平时的样子，因为别人告诉我需要给这种场合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一个好印象，所以我一直挺担心我呈现出来的样子跟你所期待的不符合。可是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我们以打算建立一生的联系为前提，现在这种形式是不是就不算是个好的开端呢。我是说，你或许会喜欢家母口中描述的那个我，也或许会喜欢真实的我，但是……我想我现在不能给您这种不切实际的期许，因为，我想我心里有个地方大概已经留给一个人了，虽然不知道对方怎么想，偶尔会有些苦恼，但是，还是想着有一天能亲口问问他，他到底怎么想。“

”那……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算……算是吧。“

叙一手中的茶杯突然抖了一下，透过透明的玻璃窗，他看到了一个正在朝他走进的身影，穿过夜色，越过人流，却在一个适当的位置停了下来。

这个人，分寸总是拿捏的如此恰当，竭尽全力地不让自己为难。

叙一放下茶杯，对女士轻道，”认识您很开心，但是我想今天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家母那边我来解释，跟您聊天很愉快，也希望您能尽快找到那个对您一心一意好的那个人，您值得更好的。“

青年站在沃尔顿市中心的街角处，仍穿着一身飞行训练服，风尘仆仆，见到叙一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险些令他的教官面露惊异之色。

“您爱她吗？”

他还未换下训练装备，刚刚摘下防护面具后的发丝有些凌乱，额角还有未干的汗珠，衬衫袖口的边缘处还留有子弹笔的油墨。

对比之下，叙一身着一身做工考究的精致正装，头发梳得整齐，领结打的端正，将骨子里的斯文与优雅展现到了极致。虽然与平日里身着作战服与夹克衫的样子大相径庭，但原本也不难想象这样一位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皇家空军指挥官褪下军装，换上便装的样子。

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见到这样这样一位绅士都会着迷吧。

刚刚坐在他对面的那位淑女，一定会对他一见倾心。

见叙一一直没有回答，青年的内心像是有两股极端的力量在激烈的撕扯，挣扎。

倾慕之人近在咫尺，却又始终不可触碰。

征服的本能在心头澎湃，每每想要越过那道界限时，却又不得不有所顾忌。

顾及自己资历尚浅，作战经验不足，心理不够强大，处事不够成熟，不足以与他肩并肩，遨游于云霄之上。

青年想着，迟疑着，攥着头盔的指节发白，情绪压抑到了极致。

却看到他的教官微微笑了一下，唇角扬起一道优美的弧度，从胸襟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整洁的蓝白色方巾，抬手为青年擦了擦额角的汗。

“在新基地还算适应吗？还有，要入冬了，训练完不要急着脱装备，现役期的健康管理不需要我强调吧。“ 叙一将方巾放到青年手中，另一手拍了拍他的肩，”诶，都没怎么注意，你好像又长高了些，现在都快比我高出半头了，那架Hawker hurricane的驾驶舱高度你坐着还合不合适？明天训练完我去帮你看一下，如何？“

"请您回答我，您会爱上她吗？“ 青年反手握住了教官的手，力道不轻。平日训练时他们都戴着厚厚的手套，鲜有肢体接触，如今有些突然，却又水到渠成，叙一垂眼看了看青年死死攥着自己的手臂，又对上了青年炙热而赤诚的眼神。

是了。

虽然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兴许是第一次见到彼时十七岁的青年临危不乱地从机舱上走下来时，就像是走进了自己心底某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这些年他亲眼看着青年一步步走过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拿到第一个军衔，宣读那句早已烂熟于心的誓言，继承那架见证自己作为现役空军光荣里程的战斗机，无数次目送他走进机舱的背影，默默将担忧压下，戴上耳机，拿起记录本，认真而理性地履行他作为指挥官的职责。

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有过几次涉险，其他指挥官悲观地判定青年这次或许真的是命悬一线，可不知是天生的默契，还是绝对的信任，叙一总是执着地相信青年会平安归来。

因为他们之间似乎早就不是外人看到的那些关系。看起来是一向礼数周全的上下级，是感情真挚的前后辈，是并肩作战的生死之交，更是灵魂伴侣，可以彼此托付的至亲之人。

只是作为一名皇家空军，使命与责任永远高于一切，广阔的天空是他们的战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面对面较量，谁也不能保证进入机舱后能不能安然返航，故而他们从不向任何人，甚至彼此去承诺些什么。

或许就算不点名这一层更深的关系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可青年的危机感却愈发强烈，爱慕如同埋在内心深处的一颗种子，如今已然生根发芽，呼之欲出。

他觉得这或许就是本能，喜欢一个人，爱慕一个人，如果一直不向对方表明心意的话，让对方知道自己在乎他，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拼尽全力让自己更强大，不就是为了与他并肩作战，在危急之时能够保护他吗？

“我会不会爱上她，这让你很在意吗，晴明？” 叙一没有急着抽回自己的手，他感受到青年尚未平息下来的脉搏，律动偏快，他想是不是青年刚刚结束训练还未恢复，但愿不是什么生病的征兆才好。

“是的，我很在意。” 青年恳切地点了点头，握着教官的手力道又大了几分，似乎生怕对方会跑掉。

“你究竟想对我说什么，年轻人？” 叙一同青年对视，以他对青年的了解与多年相处的默契，他这会已经心领神会，突然觉得自家长辈给自己安排的这个相亲虽然无聊了些，但似乎要有意外收获的苗头，便打定主意吊一吊青年胃口，一边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腕，打趣道，“还有，你使这么大劲儿抓着我做什么，要试身手吗？虽然我今天衣着不太方便，不过你想的话，我乐意奉陪。”

”我……” 青年正欲开口，却又一次欲言又止，他虽然早就过了情窦初开的年纪，曾经无数次在心底演习过的话却又说不出口，只瞧着教官那姣好的唇形在视觉感官内被无限地放大，随后他几乎不受控制地一把把他毫无防备的教官拉近自己胸口，毫无章法地吻了下去。

他的教官明显有些意外于他如此的举动，却又没有将他推开。

青年暗喜，他知道若是教官不愿意，或许刚刚只是一瞬就会是一记漂亮地勾手拳招呼到他脸上了，可怀里的人似乎全无反抗的意思，甚至在他微微松手的时候，主动圈住了自己的脖子。

他觉得庆幸，经过这几年的发育，他总算比他的教官高出了这半头。因为这无疑是个很适合接吻的身高差，不需要任何一方作出太多让步，一个微微低头，一个稍稍仰头，鼻息间皆是对方的气息。

青年从未接过吻，只是循着自己的本能，一副要把他的教官吃吞入肚的架势，叙一不止一次地被青年咬到上颚后，终于吃痛的皱了皱眉头，用了些力道让两人暂时分开些，在青年后颈上不轻不重地掐了一下，气息仍有些不稳，”嘶……年轻人，虽然我不是姑娘家，但你也不能上来就咬啊。“

“抱歉……” 青年试探性地抬手轻轻摸了摸教官的唇，深邃的瞳孔中满是意犹未尽，“对不起，想了太久，控制不住。”

叙一轻笑，抬手摸了摸青年的后颈，”想多久了？“

青年顿了顿，同教官额头相抵，郑重地回道，“很久。”

很久是多久？

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问题，可叙一觉得并没有必要问出来。

同样的问题问他自己，他也答不上来。就像青年没有问他，刚刚为什么没有躲开一样。因为不会躲开，因为知道青年所想即为他所想。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年轻人，刚刚究竟想对我说什么？“

“我……爱慕您很久，所以不希望您会爱上别人。愿一生追随您的脚步，誓死相随。“

青年看得到，他的教官眼底泛起了一丝他从未见过的神色。

不同于作战场上的冷静与镇定，不同于训练场上的严肃与庄重。

是动容，是喜悦。

他的教官将他拉近了些，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轻道，”好。“

“我不会爱上别人。” 他的教官将下巴靠在他的肩上，似是卸下了所有的戒备，周身的气场极尽温柔，”因为你的所想即为的我所想，一直都是。“

青年周身的神经像是被完全驯服了一般，这次放下心来，不再用刚刚那阵生怕人跑掉的力道，反倒是小心翼翼地像是面对一件易碎的珍宝，总算是将倾慕多年的人抱在怀中。

叙一将大半张脸埋进青年尚未干透的空军作战服里，机舱里的汽油味他再熟悉不过了，不算好闻，但好像混了青年的气息便没那么刺鼻了，反倒是令人无比心安。

少顷，叙一微微仰起头，柔声对青年道，“同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他伸出修长的食指在青年唇角点了点，“接吻，不许咬人，要温柔。”

1936年

North Yorkshire, England Expeditionary Air Wing based at RAF Leeming

Suggested BGM: Tomorrow’s Song by Ólafur Arnalds

***“*你尽管放心翱翔于高空，我为你坚守于陆地，待你每次的平安归来。*”***

***“Just fly without fear and fright, coz I will always be your side, standing on the ground and waiting for you land, safe and sound."***

皇家空军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从每个军事基地挑选最优秀的现役空军进行封闭培训。

今年青年参与封闭集训的地方位于英格兰北约克郡的利明郡，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新军事基地。

叙一手头上有一批训练任务要分配指导，便留在了沃丁顿军事基地。

青年临行前叙一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去吧，要记得，安全着陆。”

青年嗅着教官身上的气息，贪恋地将额头抵在对方的颈窝，轻道，“保证完成任务。”

封闭式训练一练就是一个月，中间同美国人做了一次联合军演，高压下训练几乎将每一个现役空军的意志力与体力磨砺到了极致。

近两日令青年有些心绪不安的并不是训练日程，而是叙一的来信似乎在一周前断掉了，可他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愈发担心是不是沃丁顿军事基地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犹豫了几日，他总算试探着向这次的指挥官旁敲侧击地打探消息。

“你是说沃丁顿军事基地吗？一切很好啊，你怎么会这么想？“

”奥，没事就好。之前按照管理条例的规定，跟那边的牵挂之人有信件往来，只是最近没收到信，还以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哦？牵挂之人？小伙子，你倒是挺直接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近也没听说沃丁顿军事基地有医疗女兵外派出去的，如果有的话我帮你留心一下吧…… ”

“其实……”

其实不是什么女兵。青年思前想后，怎么也说不出他的所牵挂之人实则是整个沃丁顿军事基地的总指挥官。

“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好的，正巧我也没什么别的事，麻烦您了，我先出去了。”

青年走出指挥室，微微叹了一口气，总算比什么都不知道好，但还是习惯性的去收发室找了找，他的信件箱仍然是空的。

下午是模拟联合演习，青年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确认一下飞行路线，从食堂用过午餐后便取过笔记本温习起来。

温习间同宿舍的同僚突然问了他一句，“诶，兄弟，你是不是沃丁顿军事基地过来的？”

“是啊，怎么了？”

“奥，就挺好奇的，听说沃丁顿军事基地今天来了一架新式喷火战斗机，虽然不知道是谁在驾驶，但是光听引擎就觉得超级拉风。”

“新式喷火机？什么样的？”

“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跟你那架Hawker Hurricane很像，单翼机，机体很轻薄，单位时速很快，但是对操作进攻要求很高，是不是你们基地的战斗机都长这样？诶，别着急啊，一起走……“

青年的心跳陡然加速，走到模拟基地时便听到那熟悉的轰鸣声，又看到机体上熟悉的符号，虽然这个角度看不到机舱里的人，但他几乎可以完全确定坐在这架战机上的人，正是他最近日思夜想之人。

”各位注意，今天下午模拟任务有所调整，原计划为定点模拟目标，现改为动点目标，请各机组做好准备，模拟马上开始。“

耳机内传来集训指挥官的指令，青年同其他战友迅速戴好装备进入机舱，随后便眼见那架改装过的战斗机先一步起飞，接连带出几个动点打击目标。

高压训练下的优秀现役军经过一个月的封闭训练早就杀红了眼，争相往前冲，唯独青年只停在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观望着。

这种训练方式自他还在特训班时就领教过，看似简单，实则有诈，动点训练不同于定点训练，如同实战场上，敌机的攻击向来是无法预测的，只能靠不断练就超强的反应能力才有化险为夷的可能，更别提现在这出题的人是谁了。

那架战机似乎察觉到青年这边没有动向，随后一记漂亮地翻转，连带着扰乱了一组战机的飞行路线，直奔青年这边。

来了。

青年紧握操纵杆，在那架战机几乎要与自己的机翼相撞之时突然降低飞行高度，同时微微翻转机身，按下进攻翼，击中了第一个动点目标。

“不错，挺有长进的嘛，年轻人。”

青年的耳机内突然接入了一段信号，那声音曾经在他耳机里出现过无数次，但以这样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打起精神来，你的队友们似乎反应过来了，较量这才真正开始，你有信心赢过他们吗？“

青年目视着离自己仅有几公尺之远的那架战机，沉着道 ”有。“

“很好，能咬住我就不要松口，拿点真本事出来让我瞧瞧你有多厉害。“

那架战机突然调整高度，似乎机身轻盈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飞行路线变化多端，复杂难寻，几架战机彻底失了方向，只得在低空盘旋，眼见最终只有两架设计相似的战机向高空俯冲。

“我说你们沃丁顿的人都喜欢玩这么刺激的嘛？晴明，你这位老兄是不是太有来头了，这也太狠了吧？” 同僚在无线电里抱怨，青年完全顾不上回他，几乎是每隔几秒就要重新计算油箱和弹药，还要控制住飞行角度，高空作战下的精神被吊到了极限，双眼刺痛，耳鸣不止，却死死握着操纵杆不敢松懈一分。

”准备好了吗？下一个目标要来了。“

青年眼见那架战机又一次调转了方向，转为向下俯冲，发射出第二枚动态目标，伺机而动的同僚总算有了斗志，中低空的厮杀总算开启，青年顾不上什么，同样借助改装机轻便的优势俯冲之下，他驾驶风格一向并无明显进攻性，这次确实被生生激起了好胜心，只觉得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模拟目标，而是他一直追逐的光。

“My Boy, good job.”

耳机内的声线柔和而清亮。

青年剧烈地呼吸着，声线明显有些沙哑，”Commander, I am on you. “

叙一摘下面罩，轻道，“我知道，年轻人，安全着陆，这次一起，好不好？“

”好。“ 他答道，一边拉下操纵杆，眼见那架战机先一步降落，随后才紧随其后降落。

他的教官先一步跳出机舱站在舷梯上，一袭飞行装备衬得腰细腿长，抱着头盔朝紧随其后的青年招了招手。

青年想起了那句自幼时起便谨记于心的誓言。

“在逆境中飞向群星。”

于青年而言，这人便是指引他的那颗星，虽然他早就做好了求而不得的准备，却不想这世间竟然还能存有这般惺惺相惜，成就彼此的感情。

第一次，全然不在乎理智，他几乎是把他的教官从舷梯上抱了下来，将思慕已久的人牢牢抱紧在怀中。

“I miss you.”

他重复了不知几遍，心跳还未平复，反而跳得更快。

“I am on you too.”

他的教官伏在他的胸口，轻声回道。

训练基地的招待宿舍狭窄，关上门的一瞬间叙一随手便关了灯，四周一下暗了下来，两人都未适应黑暗，一路不知撞到了什么摆设，好在本就没有多少配件，两人不怎么费劲就滚到了室内唯一一张行军床上。

青年的陆地格斗是叙一亲自执导过的，甚至期末考核那天他也是主考官，他知道青年唯一的弱项在哪里，可现下被青年牢牢压在床上几乎全无反抗之力后，他才第一次意识到，青年如今早已不是初见那个身高勉强到自己下巴的少年。

有比自己高出半头的身高，有现役期高强度训练打造出的强健体魄，隔着训练服的布料都能感受到呼之欲出的肌肉线条，无数细节表明，经历过数次惊险任务的洗礼，他年轻的爱人如今已然蜕变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现役皇家空军中尉。

大抵是适应了昏暗的光线，叙一在青年极具侵略性的吻里微微挣脱出来，修长的指节在青年后颈出轻轻捏了捏，像是哄着某种情绪暴躁的大型猫科动物，“慢点慢点……年轻人，我知道你现在挺着急，可现在咱们已经安全着陆，慢慢来好不好？”

青年呼吸沉重，在他的教官唇角处落下一个浅浅的吻，手下的动作却相当利索，他再熟悉不过的作战服的设计，只几秒就如愿以偿地摸到了包裹那在作战服下细腻的皮肤，随后炙热的吻落在了叙一左侧肋骨下侧一处明显的疤痕上。

叙一一声闷哼，反手攥住粗糙地被单。

伤病对现役期飞行员而言是家常便饭，即便叙一如今已经转为指挥官，伤痕却永远留了下来，很多疤他自己都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留下的，自然也不会太在乎，但却意外发现似乎每一次同青年亲热，对方都会一遍遍亲吻他的伤疤，极具虔诚之意，尤其是左肋下那一条疤痕，他只隐约记得那道疤痕好像是自己还是学员的时候留下的，大概是某次执行演习任务时的意外。

可他现在没有时间去细究那些疤痕的具体过往，那些原本不怎么平坦的皮肤肌理现下却敏感异常，只觉得欲望在体内澎湃，血气直往下腹某个地方冲，他下意识地用力紧了青年的肩背，正欲将手伸到两人正紧紧贴在一起的鼠蹊部去疏解一番，可却被青年攥住了腰，除却了全部衣物，牢牢护在行军床的里侧，别无可逃，只能顺从地随着对方不由分说地力道顶开了双腿，膝弯折在对方的精壮的腰侧，下身紧紧相贴。

“你这是要做什么？” 叙一被压得有点喘不过气，他从不允许自己居于弱势，能心甘情愿地躺在青年身下已经是最大的让步，即便是互通心意后也多是互相疏解，对这事不曾有过其他的探索尝试，更别提他年少入伍，又总是埋头在机舱与训练室里，也并无时间和兴致去积累那方面的经验。

青年没有解释什么，压抑到极致地本能在一瞬间爆发出来，附身埋首在叙一腿间，双手牢牢按住了教官精瘦的腰胯。

叙一周身像是过了电一般，感觉陌生又刺激，几乎是强忍着没有反抗，修剪整齐的手指在青年肩部的肌肉上用力抓挠了几下。慢慢的，随着青年的动作，抵触感似乎并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他试着闭上双眼，放缓呼吸，欲望在黑夜里被无限放大，直白而坦率。

看来有些东西确实是流淌在人类血液里的本能，只要遇上了对的人，便没有什么介怀。叙一觉得做这种事怎么都需要些勇气，反正横竖他是做不来的，便有些心疼青年，他伸手揉了揉青年被汗水濡湿的发丝，一张口才发觉自己的声音哑的不成样子，只道，“行了行了……用手就可以了……”

青年不语，双手极具暗示性地在教官饱满的臀肉上揉捏，似乎已经摸索到了让爱人得以疏解的秘诀，只觉得身下这句修长柔韧的身体似乎极为隐忍地微微颤抖了起来，他的唇齿间也不出意料地充溢出了一股咸腥的味道。

“我说…… 你这是打哪儿学的……” 叙一仰躺在床上，修长的双腿还搭在青年宽阔的肩上，莹白的脚趾微微蜷缩着，似乎沉浸在刚刚那阵高潮的余韵之中，愈发觉得青年是不是太熟练了，便道，“上次来信说你去美国人的基地交流了，我听说夏威夷可是个找乐子的好地方，所以你这是顺便去猎了个艳积累经验了？给我如实招来……“

“没有。” 青年一手撑起上半身，揩了揩唇角，又在教官柔韧结实的腰腹上轻柔地吻了许久，声线沙哑而性感，”除了训练基地哪里都没去。很久之前就想对您这么做了，怕您不喜欢，但这次没忍住……您若是不喜欢，下次就算了。“

叙一总算从刚刚那阵刺激中缓过神来，抬起胳膊把青年用力圈到自己怀里，“好啊，竟然是蓄谋已久，脑子里总想这么不正经的事了。“

“不过不正经也没关系。” 他微微松了些力道，同青年接了个吻，低声道，“你喜欢，我就喜欢。”

青年的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极为隐忍，却又难掩迫切，借着两人如今的力量差异把他思慕已久的教官又一次压到了身下，几乎是虔诚地又一次吻了下去。

发肤纠缠间，叙一一直感受得到青年下身一直未得以疏解的欲望，每每想要去帮他时，却被对方按住了双手，便哑着嗓子问道，“这样不难受吗？我来帮帮你，好不好？”

青年摇了摇头，左手臂有力撑起上半身，依旧将叙一护在臂弯里，似是有些尴尬，“没关系，一会儿我自己来就好。”

叙一听罢微微挑眉，“怎么，许你刚刚那么碰我，这会儿自己怎么倒不好意思起来了？”

“那倒不是……” 青年下意识地又将两人下半身的距离拉开了一些，“性这东西……食髓知味，点到为止就好了。我担心以后会对您有不切实际地过分要求，您现在觉得舒服些就好，我没事。“

叙一愣住了。他原以为他们之间足够坦诚，却始终没把青年对自己总是过分的谨慎放在心上，本以为这是青年的性格使然，可转念一想，或许是他一直把青年的爱慕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去接受，自身不曾付出什么，这对青年而言着实不公了些。

更何况……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想到这儿，叙一坦然地躺平了身体，尽可能地放松高度紧张的神经，双手在青年胸前的肌肉上来回抚摸，“晴明，你想对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没有什么不切实际，也没有什么过不过分。我曾说过，愿你的所思即为我的所想，可是如果我理解不到，你就要告诉我，知不知道？”

青年有所动容，宽大的手掌在教官腰腹部细腻的皮肤上摩挲着，似乎在征求最后的许可，“真的可以吗？“

叙一轻笑，挑衅道，“你要再犹豫一会儿，一会儿怎么进展可就由不得你了，你是怀疑我身手退步了吗？”

青年修长的指间顺着教官结实的大腿一路摸到了腿间那个隐秘的地方，轻道，“可能会很痛，我尽量轻一些。”

叙一第一次被人碰到隐秘之处，说没有抵触心理是假，只能佯装镇定，安慰道，“我之前什么痛没捱过，不打紧，你来。“

“我知道……才更舍不得您疼……” 青年附身抱住他的教官，手指在那处隐秘之处轻柔而缓慢地扩张着，”您不舒服了要告诉我…… ”

叙一眉头微蹙，虽说算不上痛，只是身体被入侵的感觉太过陌生，像是把连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脆弱与秘密悉数暴露了出来。

可青年的动作太过温柔，温柔到令他有些不安，于是他仰头在青年喉结处吻咬了一番，双腿配合地又打开了些，低哑着嗓音道，“别磨叽了，痛快些，进来。”

青年得了指令，缓缓欺身而下，转而不甚温柔地吻住了叙一的唇，成为了第一个也将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入他的教官秘密领地的人。

狭窄的行军床间或发出吱呀的声响。

叙一双手攀在青年宽阔结实的肩膀上，双膝盘在对方腰间，随着对方下身不断加重的力道，觉得自己的腰似乎有些承受不住了。虽说现在他的体能比不上巅峰之时，可身体的耐受力还是很强的，可到了这事上似乎就不能相提并论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完全变成了被动受力的那一方，紧绷的神经被彻底驯服，肢体都柔软地不像样子。

恍惚间，青年似乎突然顶弄到了一处令他觉得格外敏感的地方，似乎每顶一下甬道内的酥麻与酸胀就积累几分，叙一整个身子向后仰了仰，奈何床沿后就是粗粝的墙壁，他对自己身体内的异样感到难耐，趋利避害的本能令他还是不断后退，直到背脊完全贴到墙壁，终是无处可遁。

青年似乎察觉到他的教官躲闪的小动作，可征服爱慕之人的本能与理智正激烈地对抗，健壮结实的小臂微微用力便把他的教官拽了回来，随后捞起教官的膝窝架在自己肩头，以绝对地力量优势把人牢牢禁锢在行军床与墙壁间狭小的空间内。

叙一呼吸明显急促，一边庆幸自己柔韧性一直不差，适应这个体位不成问题，可又觉得下半身酥麻到了极致，腰腹更是有快要被顶穿的错觉，一边暗骂到头一回开荤怎么稀里糊涂地就把自己整个人搭了去。

可说来也怪，之前以为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景，现下正发生着。他与青年体力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原先用力攀附在青年肩头的手的力道也松了下来，腰部酸痛到极致，可青年的精神似乎越来越好，力道也愈发不知收敛了。叙一有生之年第一次体会到了这种难以言说的难堪，心想既是自己要这毛头小子进来，实在是拉不下脸承认因为自己体力告急而叫停这场情事，便只能用缓兵之计，一边亲吻着青年的脖颈一边见缝插针道，“年轻人，放轻松，别使这么大劲儿压着我，我不会跑的…… ”

与此同时，青年的理智与情感在激烈地碰撞。像想象中的一样，不，这一切远比想象中的美好。这具修长柔韧，充满力量，如今又柔软乖顺的身体，现在完全属于他了，虽然他爱的远不止这具身体，更爱这身体下那独一无二的灵魂。

占有欲与兽性在血液内勃发，青年几乎只用半边手臂的力量就把他的教官从行军床上拉了起来，双手牢牢将教官的髋骨按在自己腰腹前，体位的变化使交合的力度与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教官被迫分开双膝跪坐在他的大腿上，颀长的脖颈微微后仰，喉间发出压抑已久的第一声呻吟，虽只有短暂的一个气音，那一声极为隐忍，却将两人指间的性张力撩拨到了极致，纠缠间叙一只得不客气地一口咬在了青年臂膀上，青年毫不介怀，反手提着叙一的腰胯往下按地更深，两个人似是最激烈的方式做着最亲密的事，一时间欲海滔天，夜色将旖旎浸染吞没，只留两个早已许下相守一生诺言的伴侣。

“我知道您不会走，但只是想牢牢抓紧您，一辈子抓紧您。” 潮热渐退，青年在教官还在微微发抖的背脊上轻轻抚摸着，“虽然很自私，但是一旦抓住了就放不开，也不想放开。”

叙一总算缓过最后那阵欲仙欲死的快感，将青年抱在离自己胸口最近的位置，“何止你…… 不想放开。你…… 知不知道…… 每次你在天上飞，我在指挥台有多揪心……我知道那有多危险，但每次除了送你上机舱别无选择。”

青年没说什么，只是将额头埋在叙一肩颈处，似乎像是要融入他的血肉一般，低声道，“我永远不会丢下您。”

“我知道，我都知道…… ” 叙一在青年耳后亲吻着，“你这家伙，明明每次都让我担心地要命，却又无比的骄傲……”

月色自窗前倾斜到室内，给昏暗的内室带来一丝柔和的光亮。

叙一同爱人耳鬓厮磨的温存间微微仰起头来，一手轻轻描摹着青年英俊的眉眼，轻道，“晴明，叫我一声。”

青年有些疑惑，回道，“嗯？叫什么？”

“我是说，叫我的名字。” 叙一双手环绕在爱人的肩背上，“我们认识这么些年，我都没听你叫过我的名字，现在我很想听。”

“叙…… 叙一……” 青年似乎有些不太熟练，使用敬称是多年来的习惯，虽然这个名字早就印在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真说出口时又觉得沉甸甸的，虽说刚刚连最亲密的事都做了几轮，现下却因为一个称呼而觉得耳尖有些发烫，口齿不太利索。

叙一自是看出了青年的异常，心底更是柔软的不像话，却又觉得十分有趣，一手揉了揉青年明显有些热度的耳尖，“抱歉，刚没听清，再叫一次。”

“叙一。”

还真是一腔正气的。叙一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评价，只是他觉得青年攥在他腰间的手的力道似乎又重了几分，便想，也罢，来日方长，今后有的是机会教他怎么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谨慎。

“听到了。以后我想听你叫我名字的时候，一定要叫清楚一点，知不知道？”

“嗯，记下了。”

“再叫一次。”

“叙一。”

“嗯，我在呢。以后，你尽管放心翱翔于高空，我为你坚守于陆地，待你每次的平安归来。”

3. War and Peace

1940年5月 Battle of Dunkirk

Suggested BGM: Super marine by Hans Zimmer

**Survivor**

他其实有点想问，”为什么活下来的会是我。“ 可又不太敢问，也是第一次对活着这件事充满了深深的愧疚。

He was thinking that ‘why I am the only survivor’. But he was so terrified and felt guilty for survival for the first time.

他朝那架意图向海滩投射导弹的Ju87发起了一轮主动进攻。

这是一个有些危险的选择，这场实战中，战术轰炸机的进攻性比飓风战斗机确实要强，所以他不得不在之前一直保持盘旋观望。

Luftwaffe擅长闪电攻击的情报不假，他们就是这样在过去短短的一年里横扫了波兰，挪威，丹麦，直至现在的法国。

那架Ju 87的机翼受损，机身开始剧烈抖动，濒临坠落之际反身丢出了最后的反攻。

他反应迅速，改装升级过后的飓风战斗机机身轻薄，加之目前油量充足，他用力拉起操纵杆，整架战机直冲高空。

随后他听到剧烈的爆炸声，下意识地向下看去，却意外地发现连同那架Ju87一起坠落的还有一架印有皇家空军标志的喷火战斗机。

机身上的编号开头跟他是同一组的，他不可置信地按下了耳机通讯，“杰森，你在吗？”

耳机内传来刺啦刺啦的噪音，随后变成刺耳的高频信号，他不得不暂时切断了通讯，转而看向主控台的雷达信号，却见一条线直直落了下去，他随即降低高度查看情况，却见后视镜里又出现了一架B109, 他别无选择，只能升回高度，选择高空盘旋观望。

他看到了海滩上随着汽油缸被炸成碎片的那架喷火战斗机，握着操纵杆的手心竟是满满的冷汗。

杰森死了。

他知道他这个同伴从他还是学员的时候就没少针对过自己，没少拿他开玩笑，搞恶作剧，但这个同伴确实是个热心肠的活泼青年，他们搭档的次数不少，每次虽然觉得对方太过聒噪，但眼看着算是从少年起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牺牲在自己面前，恐慌感顿时油然而生。

“乔伊，你在哪里？”

“Damn it ! 这个要死的德国佬怎么还咬着我！“

”乔伊，八点钟方向，注意你的前方……“

”不管了不管了，晴明，我们赶紧撤吧，我的油量已经不够支持几轮进攻了，你还有多少燃料？“

”大概还能撑30分钟吧。“

”好，我先冲出去，你断后，干掉那架又丑又蠢的Ju87。“

”嗯，你既然油量不够了就不要进攻了，我负责帮你掩护。“

”你小子，关键时候还真是挺可靠的。虽说当初，我们都觉得你年纪小，总是一张不爱理人的臭脸，没少欺负你，但是……妈的，见鬼……这是什么打法？算了，不提他了，这场仗打完，我们可要好好聚一聚啊。”

他听着乔伊一边在耳机里絮絮叨叨一边利索地躲过Luftwaffe的攻击，刚刚那阵恐慌感才算有所缓和，难得多了几句话，“嗯，其实，没关系的。我就是不怎么爱说话，你们会误会也正常。”

“不过，说真的，晴明。我们其实都挺佩服你的，我比你大几岁，来得比你早，我可是知道……能入叙一指挥官眼的人可真没几个，你是真的很厉害……去，后面6点钟方向，你去干掉那架Me105, 他看起来要向海滩进攻了。“

”我知道了。“ 他调转方向咬住那架意图向海滩投射炸弹的战机，一路厮打了近15分钟，终于将这个大家伙击向了海面，回过头来，却见到同伴那架飓风号似乎在以异常的速度下落。

”乔伊，你……你的燃料现在还有多少？“

”呼……总算拉了一个德国佬垫背……晴明，我得跳伞了，虽然有点不甘心，但我……真的尽力了……“

乔伊的战机坠向了海面，他稍微松了一口气，心想这至少比落到海滩上来得好一些。

油表数量告急，他别无选择，只能选择撤离。

战机飞越英吉利海峡，顺利进入英国领空，他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将战机缓缓开入基地，

明明已然远离了战场，耳鸣与眩晕感却十分严重。

他坐在机舱里，闭上双眼，竭尽放空自己的大脑，却突然意识到机舱的门被敲了敲，他的警觉性突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临界点，几乎是下意识地去掏腰间的手枪。

“咦？晴明，你愣着做什么，怎么还不下来啊，要集合汇报了。”

“奥，我在记录数据，马上下来。”

他解开安全带，将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放到驾驶舱上，觉得刚刚那阵陌生的感觉渐渐消退，才坐起身，走出机舱。

敦刻尔克大撤退行动在军事上的意义显而易见。英国远征军得以撤离，丘吉尔在广播里发表着令人振奋的演说。

“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在海上作战，乘着高涨的信心和力量在空中作战，不惜一切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军登陆点作战，在平原和街巷作战，在山野作战，我们永不投降。(注1)”

他有些浑浑噩噩，满脑子里都是Luftwaffe(注2) 那令人窒息的引擎轰鸣声，以及被炸成碎片的战机。

他们这一组作战小队，杰森死了，乔伊失踪未归，只有他带着战机完好无缺地回来了。

他其实有点想问，”为什么活下来的会是我。“ 可又不太敢问，也是第一次对活着这件事充满了深深的愧疚。

当他有些迷茫地走进叙一的办公室时，还未想好该说些什么，却难得被他的爱人抵在门板上，牢牢攥住了自己作战服的衣襟，毫不犹豫地吻了下去。

他的不安在爱人炙热的吻与温热的体温里渐渐平息下来，手臂揽住叙一的腰，反客为主，带着几分失而复得的急不可待，似乎一瞬间回到了自己二十出头时的毛头小子的横冲直撞劲，毫无章法的亲吻，似是要将爱人吞吃入肚的架势。

只是这次叙一似乎完全由着他肆意胡闹，一吻毕，他的教官靠在他胸口缓了很久才算平复下来，两个人的呼吸都明显略急，却像是心照不宣一样，并未即刻说些什么，只是彼此紧紧拥抱着。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叙一的心跳还没有平复下来，他在青年耳后轻轻亲吻，像是对待世间最珍惜的宝贝，“我担心得三天三夜都没合眼，幸好你回来了。“

青年感受得到爱人的心跳，可是这一次他却觉得自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他竭力平复自己内心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将下颌抵在爱人肩头，闭上了双眼。

他们都知道，Luftwaffe的炮弹不会只丢在敦刻尔克。法国沦陷，下一个就是英国。

1940年7月 Battle of Britain

Suggested BGM: 0048/0729 by Ólafur Arnalds

Departure

“他会回来的，对吧。”

“He will be back, right?”

伦敦英国皇家空军指挥部

“第一次做中队长，会紧张吗？”

“说不紧张是假的，毕竟我的作战经验目前也不算太丰富，但是，现在除了硬着头皮上，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青年坐在叙一办公室的沙发上，坐姿依旧如同往日一般端正。

“这次倒是学会实话实说了。” 叙一将军服衬衫最上面的纽扣解开来，随手端起桌上那杯早就凉透的红茶，成堆的备战部署草案令他的精神疲惫到了极点，可一想到纳粹德国空军随时可能空袭伦敦，所有疲惫都会瞬间一扫而空。

青年的眼神一直追着那杯已经变了颜色的红茶，几欲开口提醒，可又见叙一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将其一饮而尽，双手在膝头攥成拳又松开来，顺着刚刚的话题回道，“第一阶段备战计划已经落实下去了，防御组和进攻组各一半，不过随时可以转换，地勤正在连夜对机组进行保养改装。敦刻尔克一役损失了不少战机，生厂商前天送来了第一批赶制的战机，可是目前没有太多时间进行测试了。“

青年间叙一盘坐在办公桌前，双眼微闭，并未回应他刚刚这一通无关痛痒的汇报，心想叙一或许并不需要了解这些琐碎至极的后勤事务，便主动站起身走到叙一身旁，轻声道，”您看起来有些疲惫，需要休息一会儿吗，我去帮您叫内务兵？“

叙一依旧没有睁眼，双手抱臂，摇了摇头，道，”晴明，你靠过来一点。“

青年闻言便又走进了一些，只觉得肩头一重，叙一突然把额头靠在了自己的肩上，青年环顾了一下四周，确认周边没有旁人后，手肘微微用力，将叙一揽入了自己的怀中。

”你的心率偏快，是在紧张吗？“

”不是, 一个小时前刚带着几个年轻学员确认作战队形，有点快也是正常。“

”不，我是指，战争，会令你紧张吗？“

青年身体一怔，潜意识里不断逃避的东西似乎在一瞬间从四面八方涌来。

一个月前敦刻尔克战场上，他似乎还能听到Luftwaffe刺耳的引擎轰鸣声，闻得到高射炮的硝烟味。

”您……想说什么？“

“晴明，你想做吗？”

“什么……在这里吗……？”

“想不想？”

青年盯着叙一敞开的军服衬衫领口，觉得喉间一紧，下一秒便极为迫切地亲吻上了领口上那一截白皙的皮肤。

叙一微微仰头，十指在青年发间穿梭，目光扫到微掩的门缝，抬起小腿轻轻蹭了蹭青年的大腿根，附身在青年下颌处吻了吻，命令道，“去，把门锁上。”

青年得了命令，便转身去锁门，叙一则坐起身，顺手将办公室内的无线信号悉数掐断。

休息室的大床上，青年将他的爱人牢牢护在身下，两人唇齿交缠，下身紧紧相贴。

虽然知道爱人多次交欢的身体并不需要太多前戏便可直奔主题，但他还是竭尽所能地用尽情欲支配下的最后一丝温柔，双手护着叙一的头，身下的动作轻柔而缓慢。

叙一双眼微眯，双手环住青年的脖颈，曲起一条腿轻松得缠在青年结实的腰腹上，声线里透着一丝少见的慵懒，“我说过好多次了，年轻人，在床上你不要总是这么小心翼翼，用点力，我受得住。”

”您最近……好像瘦了很多。“ 青年却没有继续动作，宽大的手掌放在叙一精瘦的腰部，大概丈量了一番，觉得似乎那原本就窄而细的骨架上如今似乎只薄薄地挂了一层紧实的皮肉，甚至有种不盈一握的错觉。

叙一低头看了看自己腰腹部近来凸显的肋骨，无奈道，“无妨，我体质如此。体能训练一停就掉肌肉，不过恢复起来也很快，最近天天跟情报局跟国防部的那群人坐办公室，天知道我有多佩服他们能一坐下来就能坐半天不动弹，我都要被憋疯了。”

“很……很辛苦的吧。“

“算不上辛苦……因为这跟飞行训练的强度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但我并不太习惯参与内阁决策，以前开会的时候光听他们打那些没什么实际操作性的官腔都能睡着，现在就不行了。“ 叙一轻叹了一口气，轻轻摸了摸青年的后颈，”可我跟那群政客的想法可不一样，现在任何一项决策，都可能关系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的性命，所以不能马虎。“

”我……好像真的帮不上您什么，抱歉……” 青年单手撑在叙一身侧，一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自责与无助。

“傻孩子，你跟我说什么抱歉……” 叙一轻笑，将青年圈在自己胸口，将人紧紧抱在怀里，摸着他的头道，“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像上次那样，平安回来，知道吗？”

青年的上半身微微抖了一下。他竭力控制自己脑海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只觉得心率愈发加快，呼吸也有些困难，突然难耐得弓下身体，转而吻咬在叙一的锁骨上，力道不轻，叙一眉头微蹙，吃痛地抽了一口气，但并未动气，十指揉了揉青年的头发，嗔怪道，“小崽子，你这是抽得哪门子风，怎么又咬人？”

青年似乎竭力隐忍着什么，少见地没有回应，转而借着身形与体力的优势将叙一翻了个身，只一只手臂便揽起了那精窄的腰挎，毫不犹豫地从后面长驱直入。

叙一青年一反常态的粗暴搞得莫名其妙，他不喜欢受制于人，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后入式的体位，他们也从未用过这种方式结合，于是几乎是下意识地想要用力转过身来，却不想现在他浑身上下都使不上力气，他想起自己上一次进食应该是十个小时之前，难怪现在觉得胃部都有些隐隐犯疼。

青年的力道愈发不知收敛，每一次都精准地摩擦过甬道深处那处敏感之地。他们这些年耳鬓厮磨，交欢无数，最是了解彼此身体的细节。酸胀，酥麻夹杂着许痛意逐渐向周身蔓延开来，叙一觉得自己的意识开始有些混沌，只觉得此时终于不再有开不完的会议，破解不得的军事情报，还有没有尽头的恐惧。

他将头埋在自己肘弯里，大脑一片空白，也不再执着于这个体位的问题，腰身逐渐酥软了下来，配合地随着青年的动作起伏。

还好，青年的身体是温暖的。

纠缠片刻，青年的理智逐渐回炉，眼见着自己正从背后牢牢占有着这具修长柔韧，如今明显轻减了不少的身体，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确实失控了。

可这次不同于以往，他的爱人全身都绵软地不成样子，偏白的肤色因为情热而透着粉，整个人意识有些迷离，呼吸也极为缓慢。他吓了一跳，以为叙一身体不适，便连忙把人转过身抱起来，摸了摸对方的额头，确认体温并无异常后才算松了一口气，一时间兴致全无，准备结束这场压抑到极致的情事。

“别走……” 叙一半梦半醒，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把正欲离开的青年硬生生地拽回了自己身上，快要拔出的性器又顺着入口刚刚那阵交合的湿滑堵了回去。爱人体内温热而柔软，现在将他包裹的一丝不漏，青年原本已经平息下的欲望又有抬头的趋势，可他实在是进退不得，呼吸愈发沉重，便试着吻了吻叙一的额头，”您累了，需要休息，我退出来……“

“果然是……年轻人“ 叙一尚未睡熟，只觉得体内的东西愈发精神，便半闭着眼抬手挠了挠青年的下巴，打趣道，”还这么精神，你这么急着是要去哪儿？“

”基地有宵禁，我得提前赶回去，明天要编排作战队形。”

叙一还沉浸在刚刚那阵情爱的余韵中未能恢复过来，现下全无平日里雷厉风行地指挥作风，现在倒是完全一副闹情绪的小孩脾气，一不做二不休，双手把青年牢牢按在自己胸口，双膝紧紧盘在青年腰侧，下身还故意咬得更紧，”基地那边一早我去打招呼，你今晚留下。“

青年极为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尽可能地减轻压在叙一身上的重量，艰难地回了一声，”好。“

其实他不是不想留下来，相反，他一直很想陪在叙一身边。

只是他不好说，自一个月前他从敦刻尔克回来以后，他几乎夜不能寐，说不清楚原因，也不知如何应对。

又极为害怕叙一发现自己的异常，可如今，他俯身看着怀里沉沉睡去的人，总算是放下心来。

他在爱人光洁的前额处轻轻亲吻，又看到刚刚因为他情绪失控而在对方锁骨上留下的那一块泛青的吻痕，满心的自责。

”对不起。“

他俯下身去，将前额轻轻抵在叙一腰腹部，入眼便是那道不长不短的疤痕。

心口骤然一痛，眼角落下一滴泪，正落在那道疤痕上。

7月，伦敦进入夏季。

Luftwaffe在英吉利海峡的护航船队发起了第一轮进攻，皇家空军早有准备，第一队先遣部队进行了第一轮有力的回击。

青年将作为第二队后援部队支援，随后被分配到第十战斗机群，负责英格兰西部的主力进攻与防御。

”去吧，“ 叙一在青年肩头轻轻拍了拍，“像上次一样，平安归来，记住了吗？”

“嗯，保证完成任务。“

“我等你的好消息。”

青年刚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来，俯身紧紧抱住了叙一，像是用尽了毕生的力量，似要把这个人融入自己的骨血一般。

叙一差点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弄的站不稳脚跟，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地方像是被狠狠刺痛了一般，觉得呼吸都带着痛意。

本以为能够像上次一样坦然送他离开，再迎接他返航，可这次不知为何，隐藏极深的不安与担忧像是一把无形的钩子，牢牢钉在自己的心口。

”这是怎么了，在跟我撒娇吗？“ 他无奈地笑了笑，却将那些不安与忧虑一股脑地吞下，习惯性地轻轻揉捏着青年的后颈，尝试用轻快的语气安慰他，”你都多大了，哎呀，好了好了，一切会好起来的，没事的……”

青年没有说什么，只是将他抱得更紧。

叙一在青年耳廓处轻轻吻了吻，继续道，”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但是，咱们得先一鼓作气把这群德国佬赶出家门是不是？“

”我还有些未了之事，需要您的帮助，希望……我回来后，您能助我达成……“

”好好，我知道你乖，什么事都依你。“ 他在青年背后轻轻拍了拍，竭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该教的我都教给你了，要保护好自己，关键时候……该跳就跳，不要想太多，知不知道？“

”我知道。您也……保重。“

”保重，早点回来。“

”嗯，那我……走了。“

”去吧。“

叙一站在原地，直到青年彻底消失在自己视野范围之内。

这些年他已无数次目送青年离去的背影，只是这一次，未知与恐惧却在心头迟迟难以消退。

他会回来的，对吧。

他像是自问自答，又觉得眼角一阵刺痛，原以为是伦敦又下起了雨，却发觉天边依旧烈日当头，唇齿间隐约尝到了一股咸味。

1940年11月14日 Coventry Blitz

Suggested BGM: Home by Hans Zimmer

Turmoil

“只是害怕的并不是死亡。”

“Terror, not for death.”

第十战斗机群第四支队地勤部署营

青年站在地形图前仔细端详着昨日刚布好的作战队形，耳机内传来了巡逻队的报告。

”中队长，我们发现考文垂的情况似乎不太对劲。“

“说详细一些。”

“根据上级指示与雷达分析结果，今晚Luftwaffe的潜在轰炸目标可能有三个，伯明翰，考文垂，沃尔夫汉普顿，据说三个地方的地面作战防备已部署完毕，但先遣部队在附近巡逻了快二十分钟，却一直没有收到陆战部队的信号。“

“二十分钟前，有两架Me109从考文垂西部飞过，却并未投下一发炸弹，看方向是往更西南角那边去了。“

青年反复查看了最新更新的雷达路线，又转头找出一早从指挥中心下达的指令，一种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立刻通知伯明翰与沃尔夫汉普顿的战斗支队做好防御，第四支队所有机组立刻检查装备，进入一级防御部署。”

“可是……中队长，这么一算，这里算得上是主力防空力量的部队，目前就只有我们第四支队了。从上个月起，西南部的作战分队就已经陆续调往伦敦调了，第十战斗机群目前在编支队十分零散，只有几组先遣小队，但是他们主要是收集雷达信息，没有多少弹药储备……”

“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青年将作战装备穿好，目光瞥向自己桌前的勋章，他将勋章小心地放入作战服内层的口袋里，拿起头盔，“通知当地地勤一定要保护好汽油仓。”

“队长……虽然有些丢人，但是，您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

只是害怕的并不是死亡。

他轻轻摸了摸胸口放勋章的地方，抬头仰望目前依然一片祥和的天空，今晚天气不错，没有月亮，倒是有不少星星。

”记得吗，皇家空军的誓言，在逆境中飞向群星。“ 他将头盔戴好，朝西北方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现在是时候兑现我们的承诺了。“

伦敦皇家空军指挥中心

情报局下午5时解密的一封军事情报令整个指挥中心陷入了混乱。

“行动代号，‘月光奏鸣曲’ 地点，考文垂(注3)。“

内阁军事大臣与指挥总司令在短时间难以就此情报的判断达成共识。

叙一从看到考文垂一词开始，心绪就没有平复过。他的职权范围有限，并不能够影响内阁决策，无心陷入政客与军人的作战分歧，他再清楚不过英格兰西部的几个主要支队的情况，尤其是，他知道青年所带领的一支支队最近一直在那个地方附近开展防御。

他走进总指挥中心，询问道，“第十战斗机群第四支队现在再哪里？“

”目前在考文垂巡逻。“

叙一呼吸一滞，觉得周身的血液似乎突然凝固了。

他眼见着两条雷达线以不受控制的速度重叠在一起，双手紧紧握拳，“给我接……”

“报告，叙一少将，国防部来电，请您务必第一时间接听。”

Luftwaffe席卷考文垂的速度远远超出青年的预设。

上百架轰炸机，成吨的爆破弹，似乎有将整个城市一夕之间夷为平地的架势。

对比之下，再是精准的作战队形再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攻击下，必然是寡不敌众。

防御尚且艰难，更别说是进攻。

即便如此，他还是尽可能地冷静下来，命令几个年轻的学员往远处撤离，同几个经验还算丰富的飞行员见缝插针地打游击。

为了掩护一位同伴，他不慎被一架轰炸机打中了一边的机翼，机身开始剧烈抖动，主控板大面积失控，雷达信号断断续续。

正是生死紧要的关头，他却没有急着按下腰间的跳伞装置，竭力冷静下来后在座椅下摸索了一阵，果然摸到了一处隐藏的暗格。

1939年 Waddington RAF Base

Promise

希望不会派上用场，永远不会。

“Chances are rare, forever.”

Suggested BGM: Undan Hulu by Ólafur Arnalds

因为指导几个新毕业的学员练习降落，他比预计约定时间晚了近二十分钟才赶到后勤部，赶到仓库时呼吸还有些不太平稳，见叙一从驾驶舱里探出半个身子，朝他招了招手，打趣道，“这个月都第三次迟到啦，晴明教官，看来你很受那群年轻人的欢迎啊。“

他无奈地摊了摊手，单手撑起身体，轻松地跳上舷梯进入了机舱，他的爱人坐在驾驶舱里伸出双臂迎接他，习惯性地揉了揉他的后颈，宠溺道，”今天都教他们什么了？“

”降落。“ 他回道，一边撑起上身，避免自己压着叙一，反手轻轻揽住对方精窄的腰胯将两人的位置掉换了过来，仰头在爱人唇角印下一枚浅吻，轻道，“抱歉，我来迟了。”

叙一轻笑，双膝利索地分开夹在青年的腰间，一手在青年流畅的下颌线处轻轻摩挲，“你自己说说，我该怎么罚一罚你呢？“

青年微微偏头在叙一微开的领口处那截修长的脖颈上吻了吻，声线带着一丝沙哑，“怎么罚，都听您的。“

”就知道你听话，不罚你。“ 叙一修长的手指顺着青年的眉骨线条轻轻描摹，”但是要将功补过……不过，不是在这里。” 他坐直身体，轻轻拍了拍主控板，“咱们得先说正事，我刚把这位好兄弟的心脏又折腾了一遍，拆了几条无关紧要的电路，装了几个新东西进去，设想我之前跟你细聊过，明天你试飞，把数据记录下来，给我反馈。”

“这里……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的？” 青年正欲调试一下座椅高度，却在底座处摸到了一个新的开关，说是开关，但触感上更像是个暗格，便有些疑惑。这架飓风战斗机虽然是基地购入不久的新机型，他目前仍在测试各项性能，但也算是每天试飞，对机体内部的设计基本了熟于心，这次却是第一次发现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开关，便有些好奇，正欲按下看看是什么功能，却被叙一拦住了，“那个地方，不要碰。”

青年有些疑惑，抬头看向坐在机舱边缘的叙一，“这也是您改装的一部分吗？我之前怎么没听您提起过？”

叙一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他稍稍清了清喉咙，难得马虎地搪塞了过去，“嗯，是个新设想，不过还在测试中。”

“好，还好您告诉了我，我还以为是我一直没发现新机型的隐藏设计呢，若是在飞行中万一不小心按到了又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会很麻烦，我不碰它就是了。”

“其实……就算飞行中碰到了其实没大关系，因为……哎，算了，我真心不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

见叙神色复杂，青年并未追问下去，在那处隐藏的暗格处大致摸索了一番，大致记住了形状与位置，便收回了手，抬头对叙一道，”好，我记住了。“

沃丁顿最近天气正好，午后阳光明媚，透过仓库的天窗投射到机舱内，叙一伸出手，极尽温柔地摸了摸青年的脸颊，觉得指尖都感受得到暖洋洋的阳光，随后他缓缓俯下身，主动吻上青年的唇。

希望不会派上用场，永远不会。

他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1940年11月

Ruins

他从自己作战服里内层里摸出那枚勋章，轻轻亲吻了一下。

“He kissed the badge, gently and tenderly.”

Suggested BGM: pÚ Ert Sólin by Ólafur Arnalds

他其实早就知道了这处暗格的用意，只是并未向叙一细问过。

这是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大胆设想。当受到攻击，弃机跳伞成为最后的保障时，如果可以有一个仪器能够记录下坠机前的飞机受损的仪器轨迹，这无疑对后续改进战机防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查阅过一些电磁学的文献，也大概知道这或许真的只是一个设想，按照这个坠落速度，以及目前Luftwaffe愈发迅猛的轰炸，就算他得以跳伞，这架战机也必然会化作这片废墟的一部分，到时候别说是这个记录仪了，机身残片都可能剩不了多少。

这架战机虽然并不是陪伴他最长的，但却承载了这一年来他与叙一的很多回忆。

或者说，与叙一有关的一切，他都心有不舍。

他更是知道，能够像上次一样虎口脱险无疑才是更重要的。

可是这一次，他却全无了求生的力气，精神与身体都濒临在崩溃的极限。

Luftwaffe轰炸机的引擎声在耳边盘旋，几乎是眼见着整个考文垂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陷入一片火海，无线电彻底切断，他隐约看到还有零星几架印有皇家空军标示的喷火战斗机在相对安全的区域盘旋，又看了看油箱上的数字，最终将手里的粉笔丢到一边。

他按下通讯开关，做出了最后的指令：”第四中队剩余机组听令，停止进攻，全部撤往伯明翰防空队地勤基地, 请地勤立刻联系伦敦总指挥部要求支援，记得及时吧勘测到的敌军雷达信号传递给援助部队。”

“中队长……我看到您的机翼似乎受损很严重，您……不跟我们撤离吗？”

他叹了一口气，解开安全带，左手用力将底座下的暗格拆下来，竭尽最后一丝冷静，”我正准备跳伞，注意你们的7点钟方向，有两架Me109快要咬上你们了，快点撤离。“

他按下主控板的电源键，眼看着一排排表盘的指针归于零，随后将操作杆逆向拉到底，索性将整个身体的重量放到驾驶座上。

从少年时就记忆了很多遍的操作顺序，无数次模拟，后来几乎每天演示给后辈看。记忆里自己完全弃机的次数屈指可数，他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一向很好，或许是脑海中总是回想着那句话：

“我要你安全着陆。”

所以每次都拼尽全力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战机。因为他知道，以前这么做是为了追逐那个人，现在他这么做，是因为成了那个人的牵挂，可这次不幸的是，他或许真的要食言了。

他从自己作战服里内层里摸出那枚勋章，轻轻亲吻了一下。

那些未了之事，因为自己的踌躇与怯弱，最终未了。

对不起。

他在机身剧烈的抖动与机舱内弥漫的刺鼻的汽油味里，等待战机即将完全坠毁前的最后一秒，跳出了机舱。

1940年12月

Unfinished Words

“谢谢，对不起，我爱你。“

”Thank you, sorry, and I love you.”

Suggested BGM: 1440 by Ólafur Arnalds

“第十战斗机群特别行动第四中队……中队长，弃机跳伞，目前失踪…“

“找到坠机地点了吗？” 叙一十指在自己眉心处狠狠揉搓着，他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虽然作为指挥官，他现在所下的每一个指令都必须经过慎重的考量，但现在他几乎无法掌握这种理性的与感性需求的平衡。上午他刚收到的考文垂具体伤亡情况的报告，虽然他才庆幸没有在牺牲名单上看到青年，但如今这个消息并算不上一个好消息。

“目前上报的几个坠机点报告在这里，4架飓风战斗机，3架喷火战斗机，只是唯独没有晴明中队长的战机……”

叙一突然觉得眼前一片发黑，险些有些站不太稳，他一手扶在桌前，对前来汇报的内务兵摆了摆手，“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恍惚间，他想起了自己在青年战机上装过的记录仪(注4) ，即刻叫住了还未走出门的内务兵，“等等，你去指挥中心，把14号那晚考文垂轰炸的所有雷达信息调取出来给我，要快。“

内务兵刚走出门，他却突然意识到，就算找到了雷达信息也是于事无补了，因为他并没有告诉青年记录仪的用法。

为什么没有在他出发之前提前把记录仪的开关打开呢，就只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希望他绝对不会用到，就没有告诉他要提前打开记录仪才会有效。

为什么没有再继续改进记录仪呢，兴许多花些时间改进设计和材料，就能更快地追踪到他的消息。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上次他明明就完好无缺地回来了。这次送他走的时候，叮嘱他要平安回来的。

悔恨与绝望自胸口向四肢百骸蔓延，叙一还未缓过神来，便听到伦敦又一次拉响了防空警报。

只是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周身像是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心口更像是被什么狠狠地挖走了一大

块，连呼吸都觉得困难。

12月，英国进入冬季，连绵不断的雨与始终驱散不尽的乌云令嚣张一时的Luftwaffe无法维持之前三个月的进攻规模，疲惫不堪地士兵与终日生活在恐慌之下的居民总算有了休整的机会。

叙一头一日因为连夜参与赶制下一轮伦敦防御战的部署彻夜未眠，到天蒙蒙亮时反而愈发清醒，并无睡意。

他斜靠在窗前喝下一杯苦涩的红茶，目光扫向桌前每日都被送来的全国各地的坠机地点报告，他知道今天在普利茅斯有五架战机坠毁，前天在德文郡有三架战机坠毁，坠机的编号与已确认牺牲的飞行员的名字与所属中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目前依然没有发现那架飓风号的疑似残骸，也依旧没有青年的消息。

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最好的消息。

虽然明知是徒劳，却也是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方法。

今天他还需要亲自去一趟基地查看各个中队目前的情况，准备出发前却停顿了一下。

青年是一年前才被调到伦敦参与集中备战的，每日往返于基地与指挥中心，自己迫于目前的指挥工作，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去基地看看青年现在居住的地方。

叙一记得青年在拿到宿舍钥匙之后就给他送过来了一把，后来似乎是被自己锁在了保险柜里，可当他找到那枚钥匙时，心情又极为复杂。

到底该不该去看一看呢。

如果去的话，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呢？

他以前从未想过这些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对青年的一切一无所知。

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里，也从未问过，万一真的出现了最坏的结果，他该如何向青年的家人交代？

一切杂念在他最终推开青年房间的门的时候，戛然而止。

明明只是过去了几个月，却像是过去了几十年。

他闭上双眼，似乎能感觉到青年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紧紧环抱住，可他睁开双眼，却又只发现，他只身一人。

青年的私人空间极为整洁，行军床上的床单和毛毯没有一丝褶皱，备用的作战服与日常军服也是洗晒过后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储物柜里，书桌上摆着几本核心飞行理论与军事实践的书籍，除却飞行相关的还有不少电磁学，物理学方面的书籍，叙一随手拿起一本基础飞行

理论翻了翻，似乎每隔几页就有认真圈画的批注和笔记。

别人把青年取得优异成绩当成理所当然，却从不会去细想他背后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

叙一翻到最后，在最后一页看到了一排小字，“努力或许会说谎，但不会白费。” 看字迹似乎还有些稚嫩。

他表情微微缓和，像是真的看到了青年十五岁时的样子，或许比十七岁初见的时候要矮一些，眉宇间应该会带点稚气，或许因为不爱说话又不爱笑而被大他几岁的同僚欺负，但却依旧能够坚守信念，渐渐成长为如今这幅可靠又沉稳的模样。

真是让人心疼。

叙一突然想，要是早点认识就好了。早点认识他，就可以摸摸他的头，抱一抱他，然后告诉他，“你真的很棒”，“一路走来真的辛苦了”。

他有点后悔没临行之前多对青年说几句“我爱你”，想起青年对与自己的关系总是一副患得患失又过分谨慎的模样，愈发内疚。他自责，怎么就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无法给予他呢。

他缓缓坐到桌前，将额头靠在自己双肘间，沉默了许久。

垂下头时，他注意到书桌的抽屉是半开的状态，摸到锁扣时发现抽屉是没有上锁的。

叙一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将抽屉拉开，映入眼帘地只有两样东西。

一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枚……戒指。

叙一觉得心口骤然一痛，几乎是下意识地立刻把抽屉推了回去。

他想起青年出发前最后一次的温存，那时青年似乎想对他说些什么，可却又一次欲言又止，而他那时着实因为本土预备战役部署的高压工作状态疲惫至极，虽有疑惑却并未追问过多。

原来，他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皇家空军档案管理处

档案处秘书递给叙一一个文件夹，一边道，“其实我也很奇怪，收到您的电话，调取到晴明的档案时，才发现他的家庭信息那一页是空白的。”

叙一翻到家庭信息那一页，眉头微蹙，“怎么会？入伍年龄低于18岁的新兵都是要有直系亲属签署许可的，我听克劳德提过，晴明刚入特训班时还不满十六岁，没有许可书他如何通过的入伍资格审查？“

”是这样的。针对因为意外导致没有直系血亲签署许可的情况，可以请授权机构代理委托，所以晴明的档案里没有许可书，倒是有一份来自伦敦权威机构的委托书，据笔录核实，委托人了解晴明的年龄和具体情况，且提供的担保金相当丰厚，所以晴明是按照这一渠道应征入伍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份文件。“ 秘书从那一沓文件里抽出一份泛黄的委托书，“您看，就是这一份。”

叙一的目光扫到委托书的最末，看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机构名称。那时他父亲一手创办的慈善基金会附属的一家委托机构，他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父亲的基金会捐款，一来二去对基金会的构架与附属机构早就熟悉不过。

他将青年的档案悉数收好，在登记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转身离开了档案室，在自己办公室里找到一个厚厚的电话本，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这家机构的直属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是叙一。现在是战时，但还是想麻烦您一下，是这样的……我想托您查一个人，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大概是十几年通过您机构的委托加入了皇家空军，档案处并没有记载他的家庭信息，所以我想问一问……您那里还能不能找到他当时的委托文件？奥，他的名字是，晴明。”

“好的麻烦您了。您方便给我一个地址吗，我派人过去取。“

”奥对了，还有一事，您知道引荐这个人来您这里做委托的介绍人是谁吗？“

”什么？我父亲？“

叙一攥着电话的手微微发抖，目光再次扫向青年那份明显单薄了太多的档案。

委托资料几经辗转，最终送到了叙一的手中，也是薄薄的一张纸。

青年生于曼彻斯特。

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钢琴家庭教师，在青年十岁那年双双丧生于一场马车事故。

而后被辗转送到苏格兰乡村的某个慈善教堂里，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时光，十五岁那年通过了苏格兰当地的飞行员征兵考核。

曼彻斯特，双亲早逝，苏格兰，教堂。

某些被暂时遗忘的记忆突然一涌而出。

“这个孩子刚来不久，不是苏格兰人，据亲戚说来自曼彻斯特，几个月前双亲死于事故，原本家境很不错，亲戚又抢着分遗产，没人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其中一个算是有点良心的亲戚捐助了一部分钱给我们，就把这孩子送到了这里。其实…… 我们也不太愿意收这么大的孩子，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记忆，很难找到领养家庭……”

“人可以飞吗？”

“当然可以啦，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飞机，自由地翱翔于天空之上。”

“

父亲，有一件旧事，我想问问您。”

“大概十几年前吧，您有没有收到过来自格拉斯哥郡一家教堂的求助信之类的？简言之，就是有没有那里人联系过您，报的是我的名字？”

“你这么一说我还有些印象，说起来我一直没机会跟你说这件事，正好你打过来了，那便详细说一说吧。我隐约记得是一位女士，不过她并不是寻求慈善金，而是拜托我能不能在伦敦找一个委托人，说是她收养的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通过了当地的空军征兵考核，但这孩子已无双亲，而她无法以直系血亲的身份签署许可书，但得知如果能找到权威委托机构做担保，至少可以让这孩子成功入伍。她说她所在的地方是个小地方，当地委托机构并无这样的先例。“

”我并未多想，她既提起了你，说是你留下的联系方式，而我也想帮一帮这个孩子，虽从未见过，但是想起你当初入伍时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便托熟人找了家委托机构出任了担保书，后来那女士来过信，说是有机会一定要那孩子亲自登门致谢。我向她回信说不必如此，既是入伍从军，便是有很多身不由己，若是真能帮上这孩子最好。我本快忘记这回事了，可是就在几个月前突然收到了这个孩子的来信，信中表达了非常真诚的谢意，同时又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没有机会登门致谢的原因确实是入伍后确实并无多少自由，也一直没有机会到伦敦，今年被调到伦敦是因为本土防御战的安排，现在又成了防空的主力军，只得再将见面的事再延后……“

”可是，现在伦敦都这样了，也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听广播里说，前不久考文垂刚遭受重创，真担心他会不会就在那里，叙一，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事来了？是不是……这孩子真的出什么事了？“

”奥，没……没什么，父亲，没有的事。我还有个会议要开，您要保重，虽然现在纳粹空军现在打击目标暂时从伦敦转移，但全国依然处于紧急状态，您和母亲一定要小心。“

叙一放下电话，双手依旧不住地颤抖，他撑起身体，踉跄着走到保险柜前找出了那个牛皮纸信封。

致我的，爱人, 叙一，

我原本希望出发前亲手把这封信交给您，但最终还是没能送出去。一来是想激励自己一定要平安归来，二来也是担心我若是不能归来，那这便是一纸空口无凭的承诺，徒给您增加烦恼。

对您的心意，每每想要开口之时，却总觉得如鲠在喉。我觉得自己的语言太过苍白无力，总是无法表达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可是如今决定落到纸面上也仍有忐忑之意，恐书过轻，又忧过及。

与您相识相知这些年，是我这一生最为宝贵的时光，希望战争结束后，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我都能继续守护在您的身旁。其实我一直不曾想过，也不敢想象未来究竟该是什么样，因为我无比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尤其是与您相伴的每一分每一秒。可是最近我时常受困于对战争的未知与迷茫，原本不想跟您提及这些，因为看您承受的压力远比我要重得多，我苦于自己迷茫，也愧于无力为您分担，唯一能做的只有专注于训练与备战上，希望能以此成为您的力量。

我是有所恐惧的，但恐惧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近来在广播和报纸上接连听到战争近况，也意识到自敦刻尔克一役后，本土保卫战在所难免，保卫国土是作为军人的职责与义务，我义不容辞，不畏牺牲。若我一直是孤身一人那也就罢了，来去无痕，不被人牵挂，可如今同您相伴，必然有所顾虑。我不可能知道您参与决策的细节，但也推测的出此次战役凶多吉少，必然要做好长线备战的准备。敦刻尔克一役我能顺利脱身已是侥幸，但对于本土这一役，虽有明显作战优势，但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更不敢承诺。

您或许会怪我这么想，但这段时间我确实有些后悔，当初为何莽莽撞撞地就向您表达了心意。若是我们之间如果从来没有开始过，现在便不会有这么多的顾虑与担忧。可我后来又觉得若是当初不向您表明心意，我会更后悔，因为爱慕您，追随您已经成为我血液里的本能，我无法控制。除非您拒绝我，可就算您拒绝了我，我想我或许会把这份爱慕放在心底，永久珍藏。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对您说，可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也总是组织不好语言，只能写在这里，若有机会当面细说，也请您尽量不要嫌弃我糟糕的表达。

首先，我还欠您一句正式的“谢谢”，或许您自己已经不记得您左腹下那道疤痕的来历，但是我记得，一辈子都会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并不是在第四训练基地，而是在苏格兰高地的一处荒郊野岭。那时我刚失了双亲，辗转被送到那个教堂，那个时候偏执又孤僻，脆弱又敏感，因为确实接受不了挚爱的父母已不在人世的事实，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何去何从，恐于面对人群，所以总是跑到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呆着，有时想着我若是死在那里也不会有人在乎的，直到遇见了您。

您那时不仅仅是把我从水里救出来，更是在我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拉了我一把，给了我希望。您告诉我，“在逆境中飞向群星”，而对我而言，激励我克服困难，砥砺前行的指明灯，只您一人就足矣。

当年我年幼不懂事，让您受了伤还领您的情，所以还欠一句”对不起“。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未了之事，若我归来最好，若不能，也请您先原谅我不能与您相守一生，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希望您能找到值得托付之人，交付余生。

当年我能得以顺利入伍其实也是托您之福。收养我的特蕾莎女士在我临行前告知我，她其实并无权签署我的入伍许可书，是她试着联系了一位之前留下过联系方式的一位飞行员介绍的关系，才算是把入伍程序办妥，她是位好心肠的女士，常常教育我要懂得知恩图报，要我安顿好后最好找机会去伦敦亲自登门致谢。其实那时我便隐约猜到了资助我的人同您的关系，后来收到特蕾莎女士寄来的信件，最终确认了资助我的人确实就是您的父亲。

我犹豫了很久。并不仅仅因为我确实不善表达，更多的是，与您有关的一切，我都必须格外谨慎，因为知道您对我有多重要，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我希望，若我归来，能够不仅仅以受益人的身份向您的父亲致谢，还能有机会许下伴您终生的承诺，我不敢奢望祝福，愿这不会成为您的困扰，若您觉得有所顾虑，那我便如您所愿。

我做了一枚戒指，是用不久前同您一起修整我这架Hawker Hurricane机翼时剩下的边角料做成的，费了些时日，也不知道大致估量的尺寸合不合适。希望我能回来亲手帮您戴上，还请您不要笑我愚钝，我确实没什么浪漫的天资，只想着竭我所能的对您好。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郑重地说一次，”我爱你“。此前对您说这句话的次数不算多，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说情话的天赋，可现在愈发后悔为何没能在之前多说上几次。也罢，若是没有这战争，我都意识不到我对您到底有多么的挂念与不舍。

我将前往英吉利海峡参与第一轮防卫备战，愿您保重身体，万事小心，平安顺遂。

晴明

1940年7月1日

1941年5月 Bristol Wartime Emergency Center

Suggested BGM: Kjurrt by Ólafur Arnalds

Broken

“我终于找到你了

I found you.”

“他身上或许有没有什么东西，像是紧急联系人之类的？“

主治医生焦头烂额，纳粹德国在英格兰西部工业城市的轰炸导致部分城市设施破坏严重，大量伤兵与平民向周边城市分流，连这个位于布列斯托尔边陲小镇的小诊所都成了主要收容伤员的地方，奈何这里原本医疗资源匮乏，具备独立诊断能力的医生更是少数，更糟糕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系统管理的流程，如果无法确认伤员身份，那后续护理与转移会是相当大的麻烦。

艾琳是这座诊所的护士，在这里已经工作了有些年头了，本着一腔人道主义精神，她从搜救队手里接手这名伤员的时候并没有细究伤员的身份。

“他随身携带的只这么一个黑匣子，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被搜救队发现时，手里一直攥着一枚勋章，给他注射过镇定剂后才算是从他手里拿出来。”

“勋章？”

“看起来有些年份了，我拿给其他正在接受治疗的空军伤员看，他们说这个样式的勋章估计是二十年前的样式了，可是这个伤员的年纪看起来不大。”

“或许是别人送给他的吧，除了勋章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什么都没有。搜救队说他跳伞的位置距离他的战机很近，听说这是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战机的法子，很冒险，可是很遗憾，听说他们找到他的战机时，已经完全破损……“

“也罢，他还能活着就是万幸了。来说说他现在的情况吧。”

“是。造成昏迷的主要致因是他跳伞降落时头部受到了撞击，周身也有大量组织挫伤与骨折，不过他是个相当优秀的飞行员，已经尽可能地避开了要害。不过我担心他或许会像多数空军伤员一样出现间歇性失明的情况。“

”他的各项机能指数如何？“

”推测他是至少在跳伞五天之后才被搜救队发现的，刚送过来时已经严重脱水，血压低于常规值，生命体征微弱，但是好在他的身体机能很不错，目前各项指标正在恢复中，需要持续观察。“

“可怜的年轻人，这几天对他而言会很难熬。”

“是啊，不过我想他一定能活下来的。”

艾琳不知道自己的自信从何而来，或许因为她是个热心肠的人，天生乐观。但一段时间过后，她开始隐隐担心起来，觉得这位伤员似乎昏迷的时间格外长了些，这着实有些异常，现下医疗资源紧缺，她并无太多临床经验，但是非常清楚多数伤兵的恢复周期情况。

”我担心他头部的伤，他已经昏迷了快一个月了，要是一直醒不过来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他的外伤基本已经愈合，我想你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这里资源有限，每天送来的伤员只增不减，我也没有治疗脑部损伤的临床经验，在找到合适的治疗机构之前，我们只能希望奇迹能够出现了。”

奇迹吗？

艾琳看向窗外，广播内传来皇家空军重创纳粹空军的消息，她看向窗外柏树新生的嫩芽，从院落里摘了几株新生的月季做了插花，放到病房窗前的花瓶里。

不久，这位沉睡许久的伤员睁开了双眼，只是这一次，艾琳的担忧确实应验了，他确实看不见，也因此十分焦虑恐慌。

“你不要慌，多数飞行员都有这样的症状，休息几日就好了。” 她尝试安慰他，可她发现他对旁人的肢体接触极为敏感，却又极为痛苦地紧紧抱住自己的头，蜷缩在病床的一角，艾琳无奈之下只得寻求主治医生的帮助。

“这大概是应激性反应。” 主治医生为伤员注射了镇定剂，再次检查了他的情况，“只是他的症状是我见到过的最严重的，我想或许跟他在战场上最后的经历有关。登记处那边还是没有他的家人或者朋友的消息吗？“

”我每天都会去查，目前没有任何消息。“

”前几日我同伦敦那边的精神科医院联系过，他毕竟头部还有伤，还是要好好做个系统检查比较好，但是很多医院都已经无法像之前一样运营了，几乎全都转成了伤员收容中心，现在伦敦的床位也是满的，现在只能继续观察下去了。“

艾琳叹了一口气，从医师手里接过记录本，仔细端详着这个伤员，他的皮肉伤如今已经痊愈，即便如今日渐消瘦且面带病容，也依然看得出来，这是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

伤员再次醒来时的情况比初次醒来时要好很多，虽然依旧抵触与人相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人坐在窗沿一言不发。

只是他太过安静了，安静到让艾琳有点害怕。她记起前不久照顾过一个伤员，明明已经恢复得很好，为人也很乐观，后来却在某个夜晚，自己走到了顶楼，第二天便有护工发现了他的尸体。虽然艾琳不知道这里面的病理究竟是什么，但是她知道这群幸存下来的年轻人一定经历了太多可怕的过往，也愈发担忧这名伤员的情况，于是她每天夜晚都守在病房门口，一听到病房内有动静便从门窗处打量，她发现伤员每天晚上都在四处摸索着找着什么东西，便想起了当时登记在册的两样私人物品。

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黑匣子，还有一枚勋章。

”你是在找这个吗？“ 她把这两样东西放到伤员手中，伤员摸到了勋章，瞬间情绪就失了控，只是他并没有表现出躁郁倾向，只是捂着眼睛，像是在流泪。

艾琳知道他抵触与旁人的肢体接触，便只能用语言安慰他，”送勋章的人是不是对你很重要？“

伤员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肢体动作，他把勋章包起来，小心地收到病号服里，然后又将那个黑匣子抱在怀里，依旧是沉默。

正当艾琳以为伤员的状况有所好转的时候，她最担心的情形出现了。

伤员还是没有逃过应激障碍的并发症，这似乎与他受伤的头部有关。他开始出现躁郁倾向，有时甚至连艾琳都无法靠近，与此同时，他开始拒绝接受镇定剂治疗，或许他能意识到过量镇定剂的使用影响到了他的触觉，因为他似乎对自己拿不稳东西的状态感到非常不安与沮丧。

”怎么办，伦敦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吗？“

”伦敦现在一团糟，别说是空床了，现在我们这里都已经要排队才能入诊了，还是没有找到他的亲人或是朋友的联系方式吗？“

”很遗憾，还是没有。我只是在做一个非常糟糕的设想，或许，他的双亲都已不在了呢。

“ 艾琳将目光投向病房内，看到伤员正一遍遍摩挲着那枚勋章，又道，“不过我相信这世上一定还会有牵挂他的人，或者说他也有牵挂的人，至少他还活着不是吗。”

“活着。” 医生叹了口气，看向长廊尽头不断送来的新伤员，无奈道，”有些时候，活着并不比死了容易多少。“

艾琳不置可否。她起身走到伤员面前，微微弯下腰，问道，“或许，你能告诉我这枚勋章的主人是谁吗，我们可以帮你寻找你的亲人或是朋友，他们如果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会很高兴，你不想和他们重聚吗？”

伤员的表情似是有所动容，随后，他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战争结束了吗？“

艾琳试着将手轻轻放在他的肩头，柔声道，“就快要结束了，你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是冬天，现在已经是春天了。虽然你现在暂时看不到，但是应该可以听得到知更鸟的叫声。所以，请不要放弃希望，你能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

伤员没有作声，他缓缓站起身，摸索到窗前的位置，其实他并不是完全看不见，每次睁眼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模糊的画面，睁眼睁得久了就会头痛欲裂，不由自主地行为失控。他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自己暂时看不见的事实，尝试用触觉和听觉感受周围的环境，好在他的听觉还算灵敏，只是他似乎没有听到知更鸟的叫声，却似乎听到了战机螺旋桨的声响。

艾琳看到他的口型，觉得他像是要努力说出一个名字，刚要顺势引导他说出来，却听他道，“等我再恢复一些，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写一封信寄到格拉斯哥？“

”当然没有问题，是写给你的家人吗？“

”我没有家人。“

”那是写给你的亲戚，或是朋友吗？“

”我没有亲戚朋友。“

”那……应该是写给谁的？“

”收养我的一位好心人，虽然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艾琳寄出那封信的时候是一个天气极好的周末，她从邮局回来，把邮戳放到他手中，轻道，“信已经寄出去了，最快一周能收到。”

她觉得他的状况最近稳定了不少，虽然还是会有周期性躁郁症状，但好在他现在不再拒绝使用药物治疗，甚至已经开始学习盲文，艾琳对此又是欣慰又是难过，她对他说，“其实你也不是再也看不到了，我不久前照顾过一个飞行员，他也有暂时失明的症状，但后来康复得很好，你真的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的。“

艾琳见他没有回应的意思，知道他一向不爱说话，便随口聊起了最近的情况，“据说伦敦又发生了一轮大轰炸，真是奇怪呢，明明三月份的时候还听到皇家空军重创纳粹空军的好消息……“

”您说什么……伦敦……发生大轰炸？“ 他的手指停在一页盲文上，指尖不住的颤抖，语气非常急切，”什么时候的事？现在什么情况？“

”我也并不清楚细节，不然我去拿报纸来给你读一读吧。“

“不……不必了…… ” 艾琳正欲起身去找护士站取报纸，却听他突然转变了态度，便问道，“怎么了？”

“不麻烦了。” 为了避免陷入失明带来的恐慌，他请艾琳用纱布暂时蒙住了双眼，可如此一来，艾琳更无法直接判断他的真实情绪，只见他把手里的书本合上，将脸颊埋在双手间，再次抬起头时，虽然隔着一层纱布，艾琳却感受得到，这一次，他的绝望。

“伦敦……对你而言很重要……对吧。“ 艾琳试探性地问道，“是关于那枚勋章吗？”

艾琳发觉自那日聊起伦敦轰炸的事后，他似乎又回到了刚刚苏醒时的状态，清醒时的完全沉默，躁郁时的彻底失控。

”你上次不是说他请你往格拉斯哥寄了一封信吗，是给他的认识的人吗？我想这里并不适合疗养。“ 医生一边指挥着护工搬运着几个抢救无效死亡的伤员，一边感叹道，“你瞧，医院真不是个好地方。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环境，最好有可以给予他心灵支持的人。”

会有这么一个人吗？

艾琳以为自己是个绝对乐观的性格，可这一次却少见的迟疑了。

人最怕的就是失去希望，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哪怕是一丁点期盼也比万念俱灰来得好。

或许是因为判断他的情绪很简单，就像他现在的状态，绝对的沉默与绝对的失控。他已经告诉了她，他恐怕找不到他牵挂的那个人了，那枚勋章的主人，很有可能一同被埋在了现在伦敦的废墟下。

布列斯托尔终于进入了夏季，距离不列颠本土保卫战正式打响已然过去了一年。艾琳再三确认这次她从报纸上看到的的确是本土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消息，她正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却见迎面走来了一个身着浅蓝色军服的年轻军官。

军官虽然看起来十分年轻，估摸着也就三十多岁，但是胸前的军衔却有好几排，艾琳从未见过这样高的军衔，一时半会也拿捏不准称呼，只得客气地招呼道，“长官，您来这里是要找什么人吗？”

军官客气地微微鞠了个躬，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柔声道，“劳驾，请问这封信是从这里寄出去的吗？”

艾琳接过那个信封，一眼便认出了那是自己的笔记，可这封信不是应该寄往格拉斯哥的某个教堂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军官手里？听到这位军官的口音，艾琳几乎确定他是来自伦敦的。

“是的，这是我帮一个伤员寄出去的，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我一直负责照顾他，他现在眼睛暂时看不见，只能由我代笔。”

“他看不见？” 军官的语气似乎充满了担忧，“劳烦向您了解一下，他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请问您是他的亲人吗？哦不对，他说他没有亲人，不过看您一身军装，您是不是他的上级？”

军官稍微顿了顿，语气却没有犹豫，一字一句道，”我是他的爱人。“

艾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两个字包含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她愣了好久，直到对方提醒她，”抱歉，如果您觉得有些难以接受的话，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也无妨，都是一样的。“

”奥……是……是这样的，他是去年11月份被送到这里来的，当时已经全身多处组织挫伤与骨折，头部受到重击，大概昏迷了一个月才醒过来，部分飞行员在迫降跳伞后会出现暂时性失明的症状，不过我护理过几个已经恢复的伤员，但是他的情况更麻烦一些，我们这里原先只是一个小诊所，医生并无脑部创伤治疗的临床经验，也一直跟伦敦那边的综合医院联系过，可是我们也知道伦敦一直是重创区，根本没有空的床位，所以就只能根据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治疗，他现在的状况其实并不算好，视觉障碍一直没有克服，还有比较严重的躁郁倾向，多数战场下来的伤员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只不过有的很快能康复，有的要多花一些时间……“

“谢谢，我都记下了，或许我还需要麻烦您把他的病例整理一下，我很需要，还有，现在方便带我见见他吗？”

“那……您是来接他走的吗？”

“是，我来接他回伦敦。“ 军官恳切地点了点头，微微鞠躬示意，“麻烦您了。”

“不，您太客气了，不麻烦的……真的不麻烦的。”

艾琳走在前面，她没有做过多的揣测，只是想着无论如何他总算不会是一个人再承担这些了，由衷地为他高兴，可是当她推开疗养室门的时候却发现负责为他注射今天的镇定剂的医生跌倒在门口，一边感叹道，”老天，他今天这是怎么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发作过了……“

”怎么回事？“ 艾琳扶起那名医生，抬眼便看到他靠着墙壁蹲坐着，双眼依旧蒙着纱布，他在刚刚发病时被医疗器材划伤了手，鲜血顺着掌心流个不停。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肩膀，结果他突然站起来掐住了我的脖子，我都要吓死了……“

”我不是一直跟你强调，他十分抗拒与人有肢体接触吗？你要知道即便是我也只是在他冷静的状态下才能勉强接近他……“

艾琳将散落一地的医疗器械踢到一边，对那医生道，”你去取点酒精来，还有镊子和纱布，他的手在流血。“

医生踉跄着站起身离开了，艾琳正欲对身旁的军官重复一遍与他的相处禁忌，却见那军官径直走了过去，脱下了军帽，半跪在他面前，将双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她正欲阻止军官，却听得军官叫出了一个名字。

“晴明，是我。”

他听到那军官的声音后像是有些迷茫，可第一次，没有抗拒，也没有进攻行为，只是周身依旧在不住的颤抖。

军官很快意识到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

军官知道他现在眼睛看不见，意识混沌，神志不清，便只能孤注一掷，尝试用他们之间最为亲密的细节输送信号以安慰他。

见他的状态渐渐稳定下来，军官才算是放下心来，微微挺起上半身，将他整个环抱在自己胸前，手指在他后颈处轻轻摩挲着，柔声道，“乖，不要怕，没事的，一切已经结束了……“

”谢谢，你还活着，这很好。“ 军官将下巴抵在他的头顶，眼角含泪，又重复了一遍，“这很好。”

他的身体机能早就在镇定药物的使用下变得十分虚弱，刚刚那阵发作似乎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体力，如今整个人渐渐脱力，最后不得不将全部身体重量交付于军官身上，只是这一次他周身不再是紧绷而警觉的状态，似乎真的只是太久没有好好休息，将额头靠在军官颈窝处睡着了。

军官帮靠在他肩颈处的人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让他靠得更舒服些，手掌在他背后轻轻抚摸着，“万幸，我终于找到你了。”

艾琳站在原地没有动，只觉得眼眶发酸，却又哭不出来。

这一年她见过太多生离死别的无奈，也分享过不少久别重逢的喜悦，可没有一个令她像现在这样难受过。

她看向窗外盛开的蔷薇，送走了寒冬，迎来了春日，总算进入了一年里最温暖的时节。

她想，这场人类史上的浩劫与灾难，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奥，对了，长官，我突然想起来, 他当时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有两样随身物品，他似乎很重视它们，需要我一会儿取过来吗？”

军官握着墨水笔的手微微一顿，“是……什么物品？”

“一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黑匣子，还有一枚老式的勋章。”

军官听罢，落笔突然不稳，原本流畅清晰的字体突然有些扭曲，声线也似乎格外压抑，

“那……还烦请您帮我取过来，谢谢。”

待艾琳走出疗养室后，军官附身在他蒙着纱布的双眼上落了一个吻。

”傻孩子，你一直这么乖，为什么这一次偏偏就这么不听话呢。不过，这次不怪你，怪我。“ 军官将上身轻轻靠在他的胸口，叹了一口气，又喃喃重复了一遍，”怪我。“

听到他缓慢平稳的心跳，军官总算放下心来，轻轻牵起他的刚刚包扎好的手放在脸颊处蹭了蹭，”累了就好好睡一觉吧，不要怕，我守着你。“

1941年7月

London

Suggested BGM: pÚ Ert Jöróin by Ólaflur Arnalds

Wake Up

“没有你，我不行的。

I cannot live without you.”

青年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个梦。

这个梦太长，长到他以为和死了没什么两样，似乎不会有人来叫醒他，他便会一直沉睡下去，永远不会醒来。

他先是梦到了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母亲把他抱到钢琴前，教他弹奏了一首简单的练习曲；父亲将他抱在怀中，指着书上的一段文字，教他学会了第一个单词；随后一切突然扭曲，变形，他独自一人走在一片荒野中，这条路似乎没有尽头，他不知走了多久，精疲力竭，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面前飞来了一只纸飞机，指引他走出了那片荒野，他走到尽头，看到的是广阔而澄澈的天空，回首之时看到一个高挺的身影，他看不清那人的模样，却见对方朝自己伸了一只手，他试探性地将自己的手伸过去，随后身体一轻，发觉自己已然是成年后的模样，高空中战机的引擎轰鸣作响，炮火阵阵；他竭力躲过了每一次敌人的进攻，并不断按下发射按钮回击，机身却突然剧烈抖动起来，他想他大概还是没能躲过这最后一击，眼前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见，身体似乎正在向下坠……

就这样结束了吗？

或许因为他早就在脑海中预想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形，只是没想到真正面临死亡之时，竟然真的能这般镇定。

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

三句再简单不过的话，还有一枚没有送出去的戒指，都要先一步带到那个地方去了。

他想着，若是早点去那个地方，下辈子是不是就能比他早一点出生，然后早一点遇到他，这次换自己来保护他了。

头部剧烈的疼痛突然袭来，他以为这是垂死前最后的挣扎，可却觉得之前的失重感正渐渐消失，双眼依旧刺痛，他下意识地想去按住自己的双眼，却双手被另一双温暖的手握住了。

“晴明，不要怕，试着慢慢睁开眼。”

他听从那声音的指令，尝试缓缓睁开双眼，觉得视线又模糊正慢慢变得清晰，可并未清晰到能辨识周围环境的程度，一切像是覆了一层纱，眩晕感接踵而至，焦虑与恐慌从四面八方袭来，像是又把他带回了那个嘈杂绝望的战场，他不受控制地想要抱住头颅躲避起来，只是这次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将他包围了，他听着那有力的心跳，渐渐平复了下来，炮火与轰鸣声渐渐远去，四周十分宁静，似乎只有他自己，还有抱着他的这个人的呼吸声。

“您是……哪位？” 他觉得自己似乎许久未开口说话，声带像是被砂纸磨过的沙哑疼痛。

抱着他的人没有马上回答他，双手继续在他的背脊处娴熟地安抚着，少顷，那人道，“等你好起来，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我……是还活着吗？“ 他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觉得这似梦非梦的场景太过虚幻，内心已经有些许推测，却又不敢确认。

”是，你还活着。“ 那人在他唇角处轻轻吻了吻，”你已经降落，而且已经安全着陆，做得很好。“

他的呼吸一滞，一手试探性地顺着那人的衣襟摸去，摸到了对方军服上再熟悉不过的那几道军衔，最新的一条还是由他亲手贴上去的，直至领口，快要摸到对方的下颌时，却突然顿住了，生怕这不过是一场临死前的幻境，一处即破，那人则毫不介怀地牵了他的手，他隐约摸到对方无名指节上似乎是戴了戒指的，顿时有些失落，却听那人道，“这是你做的戒指，尺寸刚刚好，我很喜欢。”

那人将他的手放到脸颊边蹭了蹭，”但是我更希望你能亲自把它送给我，说你想对我说的话，见你想见的人。在此之前，我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彻底好起来，我在，你就不用怕。“

他顿了顿，正欲说些什么，可觉得喉间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双眼痛感依旧，只是这次他意识到自己的心跳是鲜活的，所触及到的爱人的皮肤是温暖的。

“叙……叙一？” 他几乎是不可置信地叫出了爱人的名字，虽然暂时看不见对方的模样，但是凭借听觉与触觉便足以令他安心，可依旧恐于这是自己弥留之际的梦境，喃喃道，”您……真的是您吗？“

“嗯，是我。” 叙一偷偷揩了揩眼角，突然庆幸青年这会儿看不到，但是他明显发抖的声线出卖了自己。

青年像是确认了什么，这次没有犹豫，修长的指节摸到了叙一微湿的眼角，自责道，“对不起，我让您担心了……您……不要哭。“

”真是的，你就非得说出来吗……”叙一几乎有些狼狈地用衬衫袖口擦了擦眼角，似乎在青年叫出他名字的那一瞬间，他从得知青年失踪到如今失而复得后，一路积压到现在的感性就失了控制，原本只是眼眶发酸，现在则是止不住的泪水，最后只能赌气一般地把责任一股脑丢给青年，“你这个小坏蛋，本来以为你现在看不见还能骗一骗你，现在让我把这老脸往哪搁啊……”

青年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奈何现在还看不太清楚，身体恢复情况也不算好，只能讨好地摸索到叙一的双手，在左手无名指上那枚小金属圈上轻轻摸了摸，轻道，“真的很合适吗？”

“嗯，很合适。老实交代，是不是趁我睡着的时候偷偷量了尺寸？”

“没有……只是凭着记忆走的……“青年缓缓伸开手掌，同叙一的手掌相对，慢慢十指相扣，轻道，”关于您的一切，我都记得很清楚，您的手掌跟我差不多大，但指节要比我细一些，虽然没有量过，但我牵过几次，就记住了。”

“那，告诉我，还有什么细节是你不用看就能记得住的？” 叙一牵了青年的手，探到了自己军服的里衣里。

青年呼吸略渐沉重，几乎是一下就摸到了左侧肋骨下侧的某个地方，他睫毛轻颤，双唇微抖，轻道，“记得，这里是因为我留下的。我真的记得的……当时流了好多血……”

”可当时那个小朋友还不肯理我，看到我流血了才算良心发现带我走出那片树林。“ 叙一柔声道，一边解开自己衬衫下摆的纽扣，将青年的手贴到那片皮肤上，”现在你摸一摸，这里早就愈合了，无需再感到愧疚。” 他顿了顿，抬手轻轻摸了摸青年的眉眼，

“你这么多年心里装着这么多事，又总是不说，累不累呀？”

“之前几次都要说出来的……可是，每次都所顾虑。”青年的指尖在那块皮肤上触摸着，却又觉得千言万语都似乎在这一瞬间都不再重要，缓缓将下颌抵在叙一肩头，深深叹了一口气。

青年的沉默令叙一的心口的酸涩感只增不减，他将青年揽在怀中，”以后，不要这样，好不好。“

他一边在青年背脊处轻轻抚摸着，一边道，“我不要你对我们的关系总是一副患得患失又过度谨慎的态度，你从不欠我什么。如果最初我的鼓励真的帮到了你，那我会很荣幸，也很开心，但这和我喜欢你是两码事。”

青年的呼吸微微一顿，只听叙一继续道，“我喜欢你是因为你就是你，是这些年来的相处使然。除你之外，我再也找不到谁能更懂我的心思，理解我的事业，还能成为我最可靠的左膀右臂。最重要的是，你是我最重要的感情支撑，你看得到那个偶尔脆弱无助又敏感的我，就像我可以感受得到你真实的喜怒哀乐……所以，没有你，我不行的。”

青年又听到他的爱人又重复了一遍，“没有你，我不行的。”

像是这些年的负重前行在一瞬间得到了解脱。

他微微颤抖着手触摸着叙一的脸颊，指尖在那再熟悉不过，如今思念甚久的唇上轻轻点了

点，有些不太熟练地按照吻了下去。

良久，青年又一次抱紧了自己的爱人，郑重其事地道，“我回来了。”

他的爱人靠在他的胸口，柔声道，”欢迎回家。“

\* 注释

注1: 引自丘吉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广播演讲

注2: Luftwaffe 直译为“空中力量” 指纳粹德国空军

注3: 考文垂大轰炸 发生于1940年11月14日晚，行动代号为“月光奏鸣曲” 关于考文垂大轰炸的历史争议有很多版本，我这里为了推动情节借用的背景是流传比较广的版本，有兴趣的孩子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注4: 飞行数据记录仪(黑匣子)在二战中在军用飞机中已经出现

附：不列颠之战时间线

第一阶段 1940年7月10日-8月23日

第二阶段 1940年8月24日-9月6日

第三阶段 1940年9月7日-10月12日

第四阶段 1940年11月14日-1941年6月

伦敦大轰炸：1941年5月10日

考文垂大轰炸：1940年11月14日